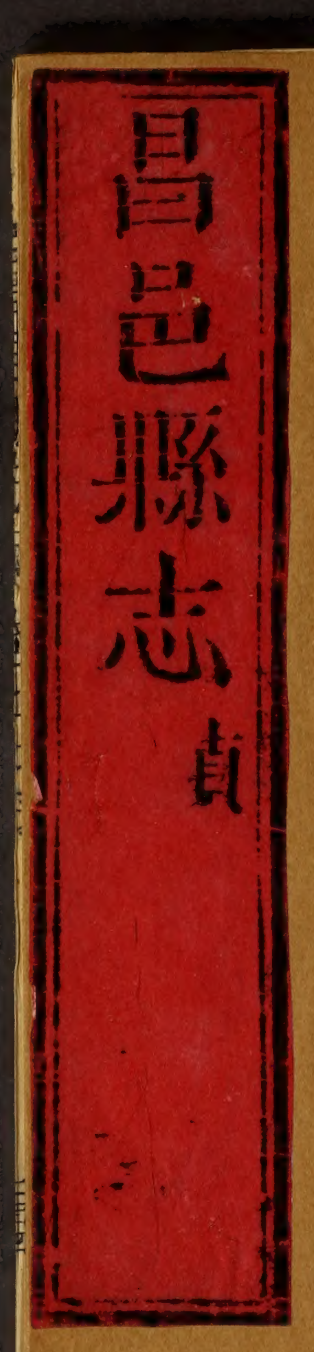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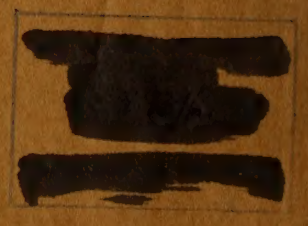

昌邑縣志 貞


LIBRARY
OCT 1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昌邑縣志卷之七

知昌邑縣事周來邰洛齋氏輯

坊表

齊城坊表之建幾埒州郡余維其義蓋深以遠也夫造物靈秀之氣鍾諸人爲科第爲名臣爲孝子爲貞烈蔚爲物望詎非群倫所宜景行哉顧當時則傳沒則已焉有求流風遺韻而不可得者芳躅隱矣儔則溯迴從之自坊表立前溯有明兹逮 國朝幾四百餘年而昔賢昔哲猶

令人瞻仰徘徊想見其爲人慨然興追踪幾美之思夫哉坊乎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歟非深識表揚風厲之義者不足語此

關西夫子坊在祠東久廢

東街坊凡十六今存十

亞魁坊嘉靖二十八年知縣張士奇爲癸卯科舉人邢瓘立

贈監察御史嘉靖二十八年巡按党承賜爲邢尚簡父時舉立

柱史坊嘉靖二十八年巡按黄綬爲巡按甘肅御史邢尚簡立

內臺總憲坊嘉靖三十九年巡按段顧言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邢尚簡立

進士第　嘉靖四年巡按張英爲辛未科進士李鳳立

賜進士第　嘉靖二十九年巡撫丁以忠爲辛丑科進士邢尚簡立

贈九江知府萬　四十年巡撫馮嘉會爲邢有忭文尚寬立

賜進士第　嘉靖十一年巡撫陳鳳梧爲甲戌科進士翟瓚立

封給事中　嘉靖十一年巡撫陳鳳梧爲翟瓚父淳立

都憲　巡察海道副使吳道南爲巡撫甘肅副都御史馮續立

進士坊　嘉靖十七年知縣吳惠爲甲申科進士馮續重修今廢

諫議坊　巡撫胡纘宗爲工科給事中翟瓚立今廢

都憲坊　巡撫蔡經爲巡撫湖廣副都御史翟瓚立今廢

贈都御史坊　嘉靖十七年巡撫蔡經爲翟瓚父淳立今廢

贈知縣坊　巡按陳九疇爲宋子賀父世美立今廢

世科坊　弘治十八年萊州府知府李棨爲處全科舉人孫楷立今廢石柱猶存

南關坊　凡十四今存七

進士坊　嘉靖十一年巡按廖自顯爲辛巳科進士孫昂立

兄弟繡衣坊　嘉靖四十一年巡按劉存義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孫夢豸立

太保忠宣坊　成化十年巡按翁世資爲戶部尚書贈太保黃福立

提督六關坊　嘉靖四十年巡撫丁以忠爲巡撫山西副都御史葛縉立

雙桂坊　嘉靖四十八年巡按張鵬爲己酉科舉人葛縉辛卯科舉人葛縉立

賜進士第嘉靖壬寅巡按張鵬爲乙未科進士葛縉立

誥封監察御史爲孫夢麟孫夔豸父義立今廢

員外坊爲戶部員外郎孫許立今廢

舉人坊成化十一年知縣陳文爲甲午科舉人姜鍠立今廢

總督三鎮巡撫朱衡爲總督宣大都御史葛縉立今廢

侍郎都憲隆慶元年巡撫韓君恩爲兵部左侍郎葛縉立今廢

封主事坊嘉靖四十五年巡撫霍冀爲葛縉父慶立今廢

貞節坊爲王鶴鳴妻朱氏立今廢

西街坊凡二今存一

贈主事坊嘉靖十一年爲孫昻父植立

貞節坊爲生員孫許妻宋氏立今廢

北街坊凡四今存二

三世春曹嘉靖年爲禮部郎中孫恕孫洪禮部員外郎孫昻立內刻六朝封誥

進士坊成化二十三年知縣丁倫爲景泰甲戌科進士孫洪重修

都憲坊　治年爲副都御史孫洪立今廢址存

搏天三鳳天啟元年爲辛酉科舉人李治躬立揚名史欽明立今廢

城外坊

貞壽坊在南關爲梁若魯母褚氏立

富壽坊在辛郭爲劉讓母宋氏立

節孝坊在黑埠爲貢生黄德祥妻郝氏立

節孝坊在白衣廟爲張泰妻郗氏立

旌善坊一在部上一在南店爲新阡社貢生邵美恒鄭公社張欲訥妻陳氏立

陵墓

叙　欽俱按世代

聖賢樹立宏達名與天壤相敝則不以存亡爲顯晦彼墳過荆將塚逅要離猶是由其靈爽動人畏慕鄉行義卓卓者乎後之人挹芳躅於下齡弔荒榛之岸隴未嘗不流連慨歎想見其爲

人昔中郎作墓碑惟郭有道爲無愧則悽愴松城擊筆翁仲於其人果有加乎彼自有亡而不亡者也古人云君子貴三不朽良有以也

逄丑父墳 在縣南五里世傳丑父食邑都昌葬此

固王塚 在縣西三十五里與福社故老相傳今不可考

彭土塚 在縣東十五里密城社土人云漢梁王彭越墓也嘉靖中濰水齧其址下視唯一首骨其大如斗 按彭越昌邑人其地本漢山陽郡治高祖旣醢越梟其首于洛陽謂塚今在昌邑恐涉傳會

宮也昌墓 在縣東五里

黃福墓在縣西三里新郭正統五年勅賜祭葬有大學士楊士奇碑記

王貫墓在縣西三里

王璡墓在縣南三里

李夢白墓在縣西南十五里

孫思恭墓在縣西北五里道昭

孫恕墓在縣西南三里

魏清墓在縣北三十五里

譚溥墓在縣東三里

孫祥墓在縣西南三里勅賜祭葬有劉珝碑記

孫 洪墓在縣西三里勅賜祭葬有徐溥碑記

姜 鏜墓在縣南三里

邢 瓘墓在縣西一里

邢尚簡墓在縣西一里勅賜祭葬

孫 植墓在縣西南三里

馮 績墓在縣東南三十里

孫 鑑墓在縣南三里

朱 璡墓在縣東二里

孫 昴墓在縣西南二里

王世臣墓在縣東一里

葛縉墓在縣西二里

孫夢豸墓在縣西三里

楊自然墓在縣東南五十里孟任社

翟瓚墓在縣東二里

李鳳墓在縣西南三里

史載勲墓在清石山東麓

孫[illegible]榮墓在縣西南二里

李治躬墓在縣東二里東山麓

夏揚名墓在縣東南二十里

張志棟墓在縣西南二十里鳳凰埠

寺觀

自二氏濱教而琳宮紺宇徧乎方州矣羽流衲子汨靈鷲之微波耳空同之餘訣張皇金碧惑世誣民旣已淪肌而沉髓雖欲掲赤幟洗邪焰莫不望煇[illegible]撲而燎原隨之可勝慨哉邑以孱邑鹿園鶴觀焜燿於數百年者幾閱盛衰而規恢不改其他窮鄉僻社一土一木之建無足紀

述者難更僕數也

崇聖教寺在縣治東刹于宋毀于元重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爲叢林正統五年僧會善鄒重修萬[illegible]六年邑人兵部侍郎葛縉捐貲增修門廊殿閣廂寮厨庫數十餘間爲一邑名刹

國朝乾隆元年邑人邢部郎中姜煌重修贊瓊樓

崇福講寺在縣南新營社元至元二十八年住持僧曹道瑞修明洪武十五年重修

大悲禪寺在縣東南辛興社創始甚久明洪武二十八年僧禪忠重修

寶林寺在縣東南北孟社明洪武十八年僧智文修二十五年併入崇聖寺

慶壽院在縣西北太寧社明初僧行仙建

觀音院在縣西北太寧社明初僧守祚建國朝康熙十九年邑庠生魏[illegible]忠捐貲重修雍

正六年監生魏學書重修

龍興院　在縣東北廖昌社　明初僧會譚建

慈雲院　在縣東北徐福社　明初僧孫和建

青龍院　在縣北毀海社　明初僧道聚建

興福院　在縣東古城社　明初僧勝灘建

興善院　在縣西北白塔社　明初建　國朝乾隆五年戒僧祥泉重修

崇興院　在縣北青阜社　明時建　國朝雍正間重修

彌樓禪院　在縣南王可社　明萬曆四十六年僧海峰建　國朝雍正十二年僧普昆重修

朔檀菴　在縣南辛置社東安人部郎梁之昕[illegible][illegible]禪師

觀音菴在縣前金家口康熙五年建二十九年
八廣東巡撫李志禎建準提閣以祈
祀佛像乾隆二十年邑人
禮部郎中姜焯重修

玉真宮在縣西北一里金太和八年道人徐志篤
傳道徵建玉真觀貞祐二年毀於兵燹乙
卯燦然子楊明達高弟李志潛復建甲寅稱玉
真宮明洪武十五年重修永樂十五年道會王
志真復修萬曆三十八年復修 國
朝康熙四十六年知縣邵瓆重修

王母宮在城西北 國朝康熙十
六年知縣沈一龍重修

紫微宮在縣南新營社久廢

延真宮在縣東北十
莊社久廢

碧霞宮在西岩邑人御
史孫夢豸重修

三元宮在縣西南小店邑人兵部侍郎葛縉重修

棲真觀在縣治東元至元三年道人孫守質建

蘂珠觀在縣東徐福社久廢

延真觀在縣治南今關帝廟即其故址

修真觀在縣東古城社

太虛觀在縣南官莊社久廢

集仙觀在縣南新伏社久廢

秘仙館在青石山前邑舉人史載動建

仙釋

佛老之惑人久矣汩浪頽波者殆二千載首其教必謝去人倫以遊無何而歸極樂非所謂捕影捉風者耶至其井梏泊逃虗空丹授黄庭行叅白業覩溺首浮塵者較多焉行修之子卓邁恒流亦或數百年而一遇其飛遁縁覺之迹不得没也故志之

李頤真　邑人金武畧將軍家清石山之陽地多長松古栢高下隱顯林巒絶勝頤真既退老養恬守素名其園曰歲寒菴曰守休仙人劉長生過之以瓜殼題石曰遇仙園頤真後遂得仙術焉

密菴大師邑西鄉忠民里姚氏子也生而穎慧年十九爲膠東萬象師弟子法名性顯閱三載入五臺舊嶺龍泉寺參澄方師久之律行精持澄公遂授以衣鉢詔賜紫衣袈裟號皇壇法師後東歸卓錫辛置額其菴曰旃檀結跌焚修大暢宗旨坐道場二十餘所弟子徧燕雲齊晉間康熙丙午四月二十九日示微疾諸檀那來問之密公煎茶叙別畢從容端坐說偈曰七十老僧打破虛空這個坐化本來那僧非凡一度十萬餘程後語不真遂化去

祥異

五行之精各有所屬其發爲吉凶怪變每附人事之得失而各以類見至術家者流因備著其事應其或不應乃陰陽剛柔之不齊不可聽揣

必遂進遷就影響其說則謬矣春秋災祥必[illegible]
蓋欲君子觀其譴告則知戒德慎行焉至符瑞
嘉徵之見亦皆順承而孜孜不怠若必著其事
應則偶有不應者將幾幸而不懼非君子之用
心也一都一邑之祥妖所關甚微其於戒懼順
承一也故謹列其成迹而闕其徵應庶合春秋
之意云

漢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北海溺殺人物

靈帝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水溢出漂沒人
物　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井中冰厚尺
餘

南宋

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見北海都昌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木連理生北海都昌
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北海都昌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卯白麞見北海都昌

元

順帝至正七年二月昌邑地震

明

成化八年大饑人相食

治五年大旱

正德三年大饑

嘉靖十六年七月淫雨濰水潰溢突入城壞民

廬舍無算　十七年大饑民食草子多道殣

二十七年紫芝產新營李家園　四十三

年大蝗

隆慶二年麥兩岐有年　三年七月濰決漂沒

禾舍有蝗民大饑

萬曆五年九月彗星見西方長甚三閱月乃滅

十一年冬十二月雷　十二年二月地大

震七月濰決　十六年六月地震　二十一

年四月大寒有凍死者秋大雨水傷禾八月

雨雹是年大饑　二十三年春大饑人相食

夏大疫九月天鼓鳴　二十五年八月地震

越三日又震　二十八年四月大風拔禾麥

瓦有巨石移於他所　三十八年六月初四日濰決漂沒田禾壞城垣　四十一年七月海溢漂沒人物田傷潟鹵　四十三年蝗旱來春大饑人相食婦女南販　四十五年大蝗捕納三百石准充附生　四十六年八月彗星見東南長甚三閱月乃滅

天啟元年十月地震

崇禎三年蝗　七年七月初五日濰決頹東門十二年冬十月大雷　十四年正月二十三

日日四環交暈有黑氣出日中　十六年三

月朔柳疃雨血

大清

順治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夜濰決漂沒田禾頹

東門　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濰決漂麥　十

六年七月十二日夜濰水大決灌城頹城垣

十四所土培南東二門關鄉廬舍漂沒秋禾

一空越十日大水復至訛言城欲陷沒人心

惶惑久之乃定　十八年三月蝗生白塔瓦

城有鳥數萬啄食之秋大有年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大震聲如殷雷城郭屋宇崩圮死傷甚衆城外地裂泉湧出黃黑沙月色爲昏十八日又震七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屢震　十一年七月飛蝗爲災冬饑　十三年春蝗旱　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濰決壞城垣九所漂沒禾舍二十六日水復至頹東門　十七年七月大雨膠濰二水交龍鬭　三十年六月蝗秋蝗又生來春饑

有流民　三十五年夏秋淫雨傷禾冬饑

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城隍廟災　四十二

年淫雨害稼　四十三年春大饑子女鬻販

人相食白骨枕籍大疫　四十四年大有年

四十八年蝗　五十五年縣衙災　五十

八年七月濰水東徙

雍正二年蝗　五年十月初三日海大溢溺殺

人物田傷瀉鹵　六年秋大有年禾多雙穗

八年六月大雨水二十五日夜濰水大決

浸城基者三版土培南東二門二十八日六
愈盛頹東門壞城垣四所民惶懼或夜奔十字
街久之乃定村舍漂淪民爭適高阜或棲木
上不食者三日夜淤壓田數十頃來春饑

附兵燹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燬昌邑知縣劉堅棄城
走

崇禎三年登撫孫元化遣孔有德等援陵河至
吳橋叛回戈東指十二月十二日過昌邑攻

陷登州四年二月圍萊肆殘暴八月十七日

總兵靳國臣等統關寧兵會勦戰沙河大敗

之萊圍解追至登圍之賊殺人爲糧徹屋棟

作筏夜啟水門航海去

十五年十二月

大清兵圍昌邑十六日城破

十七年李自成僭號永昌土寇大起五月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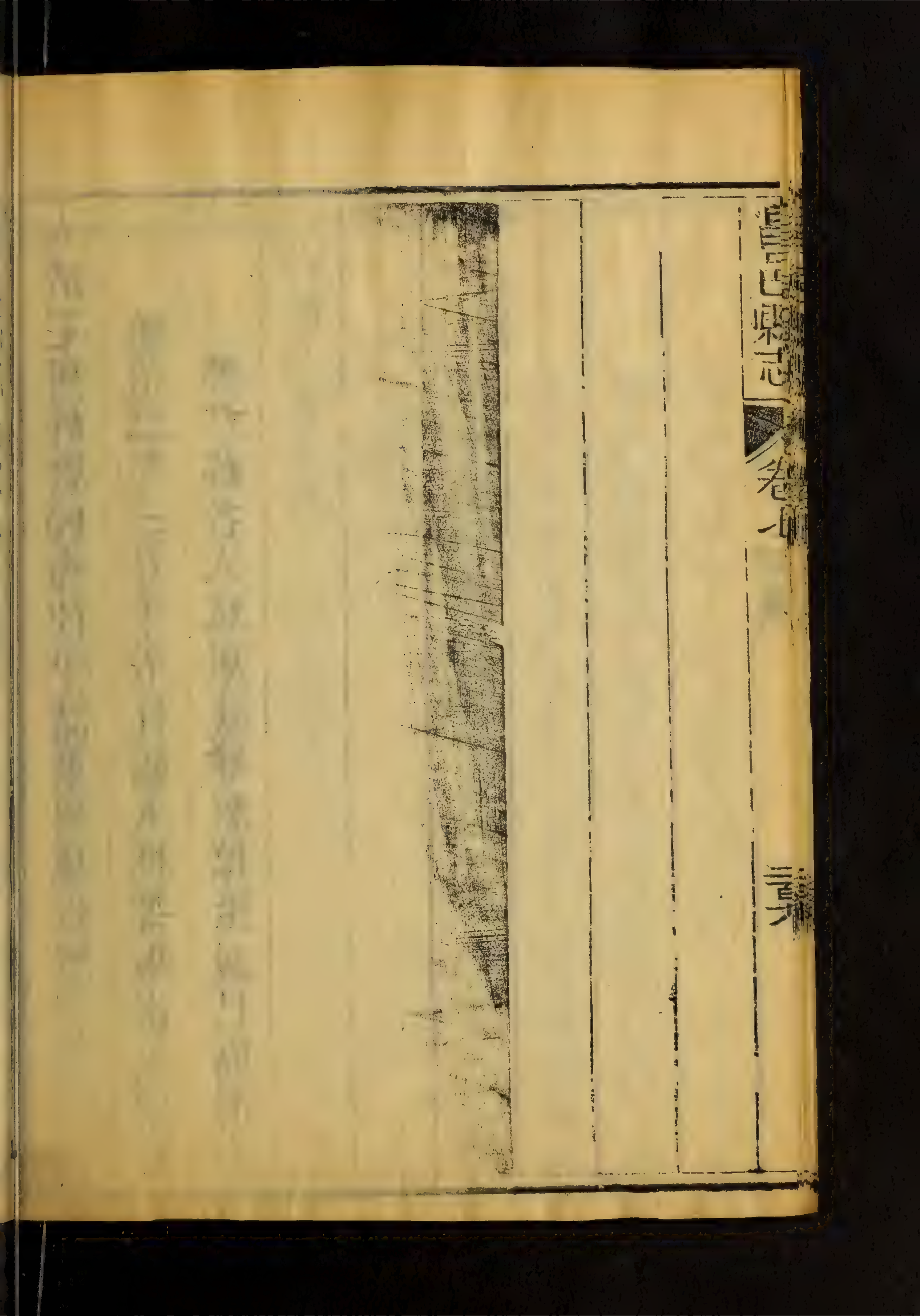
日城陷劫掠無遺僞令曹餐素逃出自縊土八

王嘉忠翟從謌李好賢等各爲雄長八月

大清定鼎好賢歸命佗平諸孽四境以寧

順治三年三月十五日劉大撓等乘夜入城殺

縣尹魏名大叔庫藏肆剽掠至辰巳時而去



昌邑縣志卷之八

知昌邑縣事周來邰浴齋氏輯

藝文

文章者不朽之絕業也極其致可以闡揚經傳輔翼道真至標著述於蘭臺恢經濟於彤陛炳若日星焉雕章琢句者流發抒胸臆涵泳風騷亦不謬古之作者皆可垂諸貽鐘刻之琬琰昌邑雖文獻闕遺而名人儒士所作未嘗不沉雄高雅焜燿一時也今第取其有關大義與切邑事

者著於編

疏表[illegible]

諫遊畋疏　明　翟瓚　邑人

題爲自劾求退懲失職以悟聖心事臣惟今之所謂給事中卽古所謂諫官傳所謂有言責者以諫爲名誠宜奉職以言爲責不得則去故賈誼痛哭陽城裂麻況臣謬荷聖恩濫官言路且時復多事正抗言致身之秋臣非不欲竭駑鈍之力以爲陛下用但邇者諫諍塞門紀綱墜地固是日去善類自危臣或無之

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採抱羞忍恥日夜望陛下一旦悔悟則臣遇巷有期碎首不惜猶可為陛下之忠臣也故敢竊祿苟具以至今日不意陛下親信非人底身不類江河之變去不可轉昨日北狩之行幾為宗社辱紫塞黃沙盤遊六月人怨天怒過不在小時其未去臣雖嘗建一策而留法駕俎臧格之誠未至而芻蕘之言竟不足以動聖人之聰明致使陛下在聖母則久缺問侍之誠在后宮則久曠室家之樂時享不禮于祖宗視牲代行于臣下聖節棄華夷

之賀須一廢告廟之儀正旦不覲朝長至不傳制宗
室璽册封之期是陛下不有其親也六軍蹈朔漠之
險是陛下不有其身也有此十失稔而不悛臣恐陛
下無以告天下示後世以自贖于天地祖宗也時其
既去臣亦嘗有扈庸之請但關陛阻絶臣不過望北
再拜稽首而追之恩天顏竟莫一見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起居安危不可一日不知今者陛下未
去則不能留陛下已去則不能請則是如路人報之
者亦將焉用此臣臣之罪莫有大焉臣之去宜於此

病夾之幸而天鑒聖衷不誤大祀臣意陛下此念可
回自今以始猶可爲陛下之忠臣也不意道路之聞
陛下復欲出遊東巡南巡非臣可知臣知此行必非
昔比昔日猶可言誤今日則成耽樂矣臣恐大駕一
出則肘腋或有窺伺之變玉室或有問罪之名根本
或難保全天下或易騷動禍機已萌陛下悔無及已
臣雖粉骨碎身亦何益於陛下事臣雖欲爲陛下之
忠臣亦無及已愚慮至此良可寒心伏望陛下憫臣
而察其言斥臣去可置臣罪亦可去則得老死牖下

罪則亦不忝爾生謂非臣幸謂臣有懟心皆非也乞早賜罷黜以長犯顏敢諫之風或者陛下感言而悟知臣一身不足恤而天下大業為重則速下大詔止巡行之車安動搖之衆坐以待旦視朝決政以德而勸諸司則又太平天子悔過遷善之令德亦天下蒼生靈宗社之福也惟陛下聽之

救荒疏　明　邢尚簡　郃邑人

題為連歲凶荒懇乞救卹生靈保安地方事據陝西布按二司守巡西寧兵備三道參政汪東副使石求

郭朝賓咨呈莊浪涼州甘州肅州乾等處緣虜殘之後
累年遭旱霜冰雹蝗蝻且冬無霰雪之積春無霡霂
之潤麥禾生穗而風吹豌豆開花而日曬大半枯死
秋禾未種以至田鮮菽粟之獲民乏坻京之賴旄倪
倒懸危同累卵其流移就食轉死溝壑者不可勝計
蓋自地方而論雖有河內河東之異以乾父坤母視
之皆我國家之赤子也臣職在巡察若不思爲救卹
是下負生民也負生民即所以負國家也因此日夜
籌度皇皇不寧思昔富弼治梓州活民四十萬民有

依賴臣本猥劣雖非富邑之賢但事係民患安敢袖手旁觀秦越元元以蹈孔距心立視其死之罪乎即令臣奏准將應觧戸工二部事例富戸等銀存留備賑又候命下移咨暫留倉場本部左侍郎並劄付本部委管銀庫員外王撫民將庫貯折糧折草等銀量行動支再查別項堪動本部事例銀兩行委守巡該道親詣災荒等處唱名驗口設法賑濟務使饑民均沾實惠又河東河西雖均遭饑饉而河東蘭金臨河一帶尤為特甚以故入春以來渡河就食者接踵不

絕已經會行守廵西寧二道於并州涼州莊浪永昌古浪鎮番六處各設粥厰動支在倉粟米青稞不問男女老稺及占籍流亡之人每人日給一次候夏熟停止又查西寧衛地方饑饉與莊凉等處畧同經會行西寧兵備道一體救濟緣係年歲凶荒懇乞急救生靈保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孟禎親齎謹具奏聞

諫莊宗乘馬疏　明　孫夢豸　邑人

題爲懇祈懋聖學以崇聖德以光聖治事臣惟論治

道者以唐虞爲聖論君德者以堯舜爲極然唐虞之治堯舜之德豈果後世君人眞不能及哉亦以學而可至也昔者滕文公爲世子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而孟子於其過宋之見也乃言必稱堯舜故其後也喪禮之行井田之復父兄百官悅之遠方之人來之而他日之馳馬亦未有復以此病滕文者何也以其能念及學問而知慕堯舜之道也陛下往者躬出郊祭劬勞馬上佩劍往返風沙滿面一時迎駕諸臣多有以爲褻居尊之體惜陛下者臣以爲此未足爲陛

下惜也但恐陛下不能從事學問耳蓋天理人欲不能並立一留心學問則所欲者皆退聽矣且陛下之彈于學問者亦豈其苦難而遂止歟然不知帝王之學自有節要非必摘章繪句抽黃對白如經生文士之習難以遽工也陛下能於退朝之暇召一二大臣不時顧問務求如何以治心如何以治身如何而臨百官如何而均四海動以堯舜爲的準凡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進退財賦之出入兵馬之強弱邊方之緩急言路之開闢與否閹寺之縱肆與否日日商確語

語辨白凡有章奏皆親自裁決或有疑而難定者聽三公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議斷則恂慄於中威儀於外雖欲馳馬試劍不惟不暇爲亦所不肯爲也且人君之身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古之帝王一言一動不敢輕易者恐其無以傳天下而示來世也陛下卽位二年於茲矣不知左史所紀者何言右史所紀者何動內返宸衷獨不惕然悟乎伏乞俯諒臣言勉强學問奮力身心留神治理如臣前項所陳逐一勵精圖之則朝野仰堯舜之德四方咸唐虞之

治而所以昭垂青史者將億萬年無疆矣社稷幸甚

臣愚幸甚

請鰲山燈疏　　孫蕡　邑人

題爲災異頻仍懇乞聖明盡修省罷造作以答天心以慰人望事臣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屢示災異以譴告之敬畏則福生怠忽則禍至此必然之應不容毫髮爽者我皇上建極紹統踰赦之仁誕敷郊祀之禮悉舉固宜中和致而禎祥集矣然竊見邇者災異非常天裂地震人妖物恠山東河南則蝗蝻遍野北徐

東吳則洪水滔天四方奏報殆無虛日歷稽傳記未有災異之甚如今日者也是宜顧帝告廟修實政求直言節有限之財罷無益之作汲汲焉圖所以消弭之方猶恐其或晚也乃內官監太監孟仲以朝燈鼇山燈題請奉旨行二部取辦物料一時傳聞莫不驚駭以爲聖主示儉朴爲天下先假令時和歲豐亦不宜庸心不急之務況當此災異迭見財用缺乏之時何暇爲明年翫好宴樂之具乎昨有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旦日食十六日夜月食臣等竊以爲當其時

臺上遇災而懼方將減膳撤樂避殿省躬之不暇矣雖有鼇山等燈將何用哉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盜賊並發羽檄交馳矣兵政不可不豫講也而恬然無定算連歲不登萬姓無告矣荒政不可不豫圖也而晏然無長策府庫虛矣未聞豫求料理之計人才乏矣未聞豫求選舉之道紀綱日廢矣未聞豫爲振起之圖風俗日薄矣未聞豫圖轉移之方顧獨於鼇山燈之可已者若是諄之豫而圖之速耶殆非所以恐懼修省答天心而慰人望之道也伏乞皇上思天命之

足畏念民力之已竭將前項燈作俯賜停止庶可以
轉災爲祥保泰致治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上賞功罰罪疏　國朝張志棟　邑人

題爲核功罪而速賞罰彰　國法以勵人心事
至一介寒儒荷蒙
皇上特恩選列庶常今又拔置臺班膺此　殊遇敢
不竭一得之愚以報涓滴臣竊惟有功者必賞
有罪者必罰所以勸忠義而儆姦邪也然必賞
不踰時而忠者益勵其誠罰不輕貸而姦者始

悔其罪未有賞不足以勸罰不足以懲而[illegible]動人心者也自吳三桂背逆稱戈南服騷動羣城野戰之地有捐頂糜踵而爲　朝廷用命者有貪生畏死而致邊疆失守者或殺身以盡節或背　主而從賊爲忠爲姦判若黒白　國家聞之未嘗不痛忠臣之塗肝腦而報主知恨逆臣之顧妻子而棄土地也固將大示誅賞以爲懲勸乃有有功者宜賞矣而必待於事平之日從容而議叙有罪者當誅矣而或恕其投誠之心

遷就於法綱甚非所以酬忠義而懲姦邪之道也臣竊念効力行間者致死捐軀於衝鋒對壘之下其忠憤丹誠固昭揭天壤然亦容有指一命而爲父母妻子光寵之意而議叙必待事平曠日遲久則鏖兵敢戰之夫親見忠義者未叨殊典誰肯出萬死一生之計以冀倖後日不可知之恩至苟且觀望之輩昏庸駑怯賊來則開門揖盜而搖尾乞憐於叛逆之前賊去則託言投誠而昂首論功於喪敗之後此輩大節旣

戲良心已死之衣冠而禽獸也待之以不死或
已華矣乃又從而復其官夫賊來則爲賊賊去
則爲官彼亦何所忌而不輕棄城何所畏而不
自保其軀乎臣以爲有功者當隨時議敘不必
俟諸異日而失節無恥之徒仍當論罪行罰卽
情宜寬宥亦必奪官褫爵斷不可復其故職長
姦邪之風而短忠義之氣也如此則有功者感
恩圖報討不旋踵卽無功者亦勉奮其志氣其
他失守之臣知 朝廷在所必罰旣難逭於法

外自不敢陷於法中共篤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而不輕棄其土矣

請用兵後施仁政疏　張志棟 邑人

題爲寰宇蕩平已久百姓望恩甚切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採擇事竊惟我

皇上武功大定四海太平稔知天下之民皆翹首跂足以望浩蕩之恩波遂於民間疾苦無不周恤臣雖愚昧得遂如天好生之

聖主又値此昇平愷樂之昌時敢不舉仁政之宜行者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緩催科從來則壤成賦小民食土之毛而供其輸將分也亦理也自軍興旁午以來糧餉攸需 國家萬不得已於正月開徵當此土膏未動播種未入之時小民家無餘儲迫於吏呼稱貸輸納及麥秋不熟遂罄所有以償私債是小民終歲勤苦而曾不得免饑寒之困臣思今年大兵已盡凱旋糧餉非亟宜於明春五

月開徵百姓稻穀既登公輸易辦無煩敲扑如是則民既無稱貸之艱而官亦得盡撫字之術行之數年則民力充給元氣全復一曰恤煢獨鰥寡孤獨王政之所宜先也此種單窶一身俯仰無資衣食無給真窮民之無告者日者兵餉匱詘其給養不無稍為裁減今既邊方大定臣請緊復舊額量為增加務使均沐實惠不致啼饑號寒一曰掩枯骨掩骼之文載在月令後世鮮有行之者惟唐貞觀二年詔收隋季暴骸史

書美之嚮者逆賊叛變從我
皇上無罪之赤子多死於鋒鏑横棄原野聽其暴露
良可哀憫及此不收久之化爲青燐鬼火亦足
成水旱之厲臣請
勑用兵之地並所在戰場如有無主骨骸設法收瘞
無致暴露凡此三事皆仁政之宜亟者仍　勑
督撫有司各仰體
皇上好生之念務以實心而行實政不得視爲具文
臣見仁政普被萬物皆得其所而天下頌

聖恩於無旣矣

賀平交趾表　明　黄　福　邑人

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爲德一視同仁干戈櫜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齊唐虞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所服聲爲律而身爲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趾之炎荒敢遁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額夷在漢唐能僅覊縻亘元宋尤爲叛服迷乎黎醜

仍匯彝風負井蛙之見而自翕井涵魚之禍而莎蕩柰何簡定之餘孽復熾而尤繼而季擴之狡童再獗覆轍逞狐鼠之威而肆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為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膚算用命偏師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推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

載戢郡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三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舊物于以光復山川精彩于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實有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朝之遺恨也臣俯慚微賤幸遇聖明哲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部闢百粵之新藩遂令掌三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

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暫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尙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胥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感欲覩照臨之淸光於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于萬年

碑記

黃忠宣神道碑　　明　楊士奇

自古仁人君子明夫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爲心而不

為其私計范希文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夫天下之大抱負斯志者未嘗無人顧其
志得行與否則係於所遇以希文之志猶不得盡行
其道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然士之卓然有志者則
不以是而或怠也三四十年間士竒所接名卿大臣
若東萊黃公其可謂有志於希文而無愧者也公禀
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大之器風
凝姿重器量宏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信不疑
不苟為同不矯為異不為勢拘不爲禍懾惟義是循

惟道是行豈非士之卓然者與公東萊昌邑人以書
經選中洪武甲子鄉貢入太學初授項城簿改清源
縣皆有及民之政除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衛丞
著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剔宿弊數出意見輔益上官
陞本衛經歷上書論大計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
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王離
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指公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
死但目為姦則非臣所甘上知其正直不阿遷左侍
郎遂陞工部尚書凡所陳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

匠集於京師者多瘦死都御史陳瑛以爲公罪奏又
不問初建北京置行部時北方用兵累年民弊甚首
改公爲行部尚書公攄誠盡瘁植仆濡焦而民以蘇
交趾逆命遣大將軍率師討罪命公先詣兩廣治軍
實調度有方用足而民不困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
指揮使司布政司按察司總之設官如制命公以尚
書兼掌布政按察二司印章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
循其所欲革其所惡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倦
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

撫新造之邦治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
心焉於是交人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遭讁而
至者咸見温卹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援其貴者與之
共事以教導其民悉知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自
三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裁抑之騏誣公有異
志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寢其奏公居
交趾幾二十年仁宗皇帝登基上言六事悉蒙采用
時初建儲君驛召公還璽書有元老久勞於外篤志
忠家亟欲見之語瀕行交人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

不忍別旣還深被獎勞賜白金文綺遂命兼詹事賜
誥命追贈三代無幾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宣宗
皇帝卽位馬騏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
藩臬三司累奏乞還公以慰交人之心公時方持節
冊封親藩卽日召還奉命復詣交趾偕大將率師討
之總師者失律公爲寇所得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
北歸我曹必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於館交事之
公叱寇無慚罪意卽不食與死寇謹防護不去側竟
禮送北歸遂奉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江南糧運上言

足食足兵省役三事皆切於時務並見嘉納宣宗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進榮祿大夫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成伯李隆南京守備公時雖老事無巨細必周於慮而裁處悉當襄成伯惟公言是聽文武諸司凡有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政肅民安蓋倚公為重賜誥命授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鈔法鹽法官俸數事多見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猶時舉起議公務明年正月五日薨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嘗取希文語

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衆或撓阿公獨奮斷衆或辟易公獨勇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發姦闢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遊必輔於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分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主享年七十有八葬昌邑西新郭之原士奇與公同朝四十年晚辱公知甚厚未薨之歲予蒙告歸江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首造焉蹶然起執予手論國事不片言他及嗚呼言猶在耳安得復見正直憂國如

黃公也琮求書公墓上之石敬亭而銘之銘曰維天佑命篤生賢人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忠貞其志高明其識道在我躬祗行弗易遭奉列聖既五十載崇爵厚秩揚歷中外靡遑夙夜靡間寢興殫智畢慮顓顓用誠益下以惠益上以德敷廓謀猷亶時正直凡民被疾猶痛在我民既有瘳我食斯下南交初附詔公撫循育之訓之昭其眷温交人戴公曰我父母有詔歸公如失恃怙肅肅其度內直外方不茹不吐推賢讓能先哲所有後天下樂公實承之秉執有確國之

有公柱石在堂士之仰公如權如衡爵圭林林疇並
公志遷不憖遺匪時之慨

逄萌祠記

明 鄒善 提學

予讀逄子慶傳未嘗不歎齊之多士何也淳于髡辯士也陳仲子廉士也魯仲連天下士也若子慶豈不稱高士哉觀其擲楯之歎掛冠之蹤首眷之哭與所遊者或隱於俠或隱於儈其志氣亦深遠矣當新莽時悲三綱絕而遯隱宜矣乃光武中興竟亦托耄齒不就徵何歟或謂其恥諫議之授恐大行之難然耶

否耶予慶故爲肖邑人年友孫應兆氏訪其子孫不得乃建祠西山麓肖像祠之屬予記予謂宜謂書院以養志名蓋取諸明本傳云方子慶之恥爲人役走大學學春秋及葬敗漢興乃復自遼左歸此其志亦非欲長守邱壑而不以濟時爲心者史稱薊餐志修道人化其德似有以窺其微矣至於齒之果耄與否意之果有所托與否亦不足深辯獨謂天壤間自有一種高標廷以廉貪立懦有補於世教者若大暑鬱蒸而清風倏來喝者始有欲蘇之漸何則人之處世

其跡固混混爾使咸如鷄鶩營營終日而竟不知所以營營者何事亦虛浪等死耳至於雲鶴則五步一啄十步一飲翛然無求於世而神固常存彼其志誠自遂也漢迄今千餘年其富貴湮滅者何限而子慶獨流光耿耿則世之營營不自知抑又何哉史不言其志并所以養者其欲人深思而自得耳萊之西境有孤山舊祀夷齊豈避地北海之所兹其聞風而興起者歟夫子於夷齊咸以逸民目之若子慶所謂逸民者非耶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論大較

歸處已貴縣予將與應兆氏勉乎其極而建祠撰記以高予慶之風其欲緣此勵世而冀養厥志亦未為不可

撫憲芳洲洪公生祠記　　孫夢　邑人

我邑北濱大海南繞濰河東當登萊之衝土狹而瘠役繁而重又以西近衡藩民之土田半為官校執役者所侵奪田去稅存徵輸日迫姦猾少壯者望風以投而善良老弱垂首待斃民不聊生當路者往往處之以寬比年吞噬豪奪尤為恣橫丙寅秋我芳洲洪

公撫臨東土駐節未幾即博詢咨訪得其惡狀乃執厥魁渠悉置之法還民侵地累年積害不勞餘力一朝剔除復移檄有司申令於衆墾荒蕪勤樹藝歲保甲舉鄉約巨猾潛迹勉爲良善民之失所者眞如拯塗炭而登之衽席也未及期年民悉樂業丁卯秋榮擢南郡大司徒邑之父老於其行也感公之恩既拘於分不敢相率以留而又不忍其去乃於邑之南建祠數楹繪公之像而祀焉民歡欣奔走惟恐後時未彌月而告成凡我士庶父兄子弟相率而環觀者僉

日凶人兆禁善類兆安非得我公我之土地何以拱藝也我之徭賦何以輸辦也我有父母誰其事之我有子弟誰其誨之我有寇盜誰其弭之紛紛翼翼舉手加額以祝我公之福澤者萬衆如出一口邑侯李公展謁祠下亦須公之德而感吾民之義也徵文於余以記其盛余惟風憲法官也洪公執法者也執君之法必不狥人之情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而先儒之論經界也曰豪强不得以兼并夫民懷在仁而仁在

正經界抑豪強然則公之執法正所以施仁也民之悽之罔其所耳今聖天子御極政化方新仁心仁聞播於九有一時中外翕然望治洪公銜且陵師保居台衡左右贊勷立綱振紀用是法以成其仁而薄海內外將咸沐公之仁於無窮矣豈特區區東土已哉謹記其事以勒諸石俟異日之秉直筆錄名臣以大書特書者其或於此有採焉公諱朝選福建同安人登辛丑進士芳洲其別號也

李尹去思碑記　　葛縉　邑人

桂南李侯宰吾邑三年政成考最民不忍其去僉議建祠爲像以志不忘蓋侯德施於民淪洽肌髓群心思慕故共襄是舉方鳩工飭材相基攻位而欽取之命下上心之孚乎民猶民心之德吾侯也若茲者可弗祠乎余嘗考古循吏民之德而思之也有二或思其去或去而思公孫僑之柄鄭國民俱誰嗣而歌之在去前羊祜之去襄陽民望峴首而悲之在去後皆由其褒之[illegible]可以已也吾民之德吾侯二者其兼有乎何也方侯之來吾邑英年粹質以氷蘗律身以學

問飭政人咸謂其不群爾一用之而才辯横出剖决應斷迎刃而觧凡轉節變養調劑瘡痍恤阽危而登愷濟者罔惜百慮以圖之一時境内翕然改觀海上長吏治平稱首蓋侯器深而才幹敏拊循控御不足難吾侯也四境之民額手稱慶謂得借侯數年吾田疇可殖子孫可立昌爲樂土矣若無何有檄傳即下陞吾侯者民咸有惧色曰奪我召父其奈吾嗷嗷者何此未去而懼思也及期迫考績聲華茂著當路交章薦達而吾民乃知其必不能留矣邑之老幼咸依依

歟願曰吾侯真去矣殖我田疇者誰歟立我子孫者誰歟吾安倚庇哉不得已而議建祠肖像以寄吾愛此既去而懷思也二者皆出乎民心而侯兼得之則侯之德施於民不已至乎況由茲有臺省之選柄用之期舉一邑而天下之心可知思侯者且不止一方一邑而已也昔荆人之祠呂譚廣人之頌紫景皆上下一德以相成其郎吾民與吾侯歟後之尹吾邑者將爲李侯耶將不爲李侯耶侯廣西南寧人諱天倫字明之別號桂南由鄉薦任昌邑其來也以嘉靖四

十五年十二月其去也以隆慶四年五月祠之建即
於是年四月肇工五月告竣在縣大門之西至高卑
之式廣狹之度及與祠姓氏俱詳碑陰云

陳尹去思碑記　　葛縉 邑人

邑侯陳公來牧吾土未期月以外艱歸里盖六年於
兹矣遺澤之在人心者猶籍籍焉僉欲贅余一言鏤
之豊珉以志不忘余老矣不能文然其心之感侯而
思之猶夫人也語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父母之
愛子也其性真其情摯而其用愛也不過深體其好

惡而爲之所耳然則牧民者以父母體乎之心愛民則民之愛之也如其父母焉天下有赤子中路失其父母而不思者乎民之思侯侯由侯之愛民也由侯之愛民之真一旦去之而民失其父母也吾邑遐處海隅似僻實衝星軺日郵東西絡繹皆是邑者咸曰勞而費矣侯之來也調里甲節民力供應有度費出有稽不至煩靡人亦樂代侯之勞而不自惜其費焉觀風如張桂史濛濱公者稱侯曰不傷財不害民其知侯之真乎邑地廣而人少河決海淤距郭二十里外

沙鹻荒蕪一望無際且賦重差繁民之畜積思無百金之產一過水旱不復聊生侯之來也平賦緩征弛其箠楚寬其期限觧其縶縲抑强扶弱民喜於公稅而歲無逋賦逃者復困者息富商讒射冶者皆輸誠撫民如梁都憲鳴泉公者稱侯曰真心恤民仇香之長蒲亭公孫僑之治鄭亦不是過其知侯之真乎邑民愚而强悍健訟差不勝叱咤不顧侯之聽訟也持之以至虛照之以至明本之以哀矜之心片言而兩造俱釋故强者服暴者平詐者化弱而不能自植者悉

斫然鼓腹於井里之中一年之內邑無冤民囹圄設
而常空矣監司如郭副憲性安公者稱侯曰忠信明
決剛而不劌直而不撓智而不察幾致刑措如宓子
之治單子路之治蒲其知侯之真乎此數者章章大
著其鐫於人心不忘者也至守巳之介造士之勤築
隄堰以防濰衝葺雜派以蘇積困隨時注意直欲措
民於衽席之上侯之心非父母之體赤子而籌其好
惡者耶乃德化方洽上下胥悅而侯以聞計去矣徒
跣南奔父老之攀卧而泣者匝道林林然咸悲愴其

去吞聲而返噫侯之真心感人一至此乎侯旣免喪補任蘇之崇明二年之內其繫民思者猶吾邑也亦可見侯之愛民甚真與民之愛侯不忘咸易地而如一矣又豈余之記所能揄揚其萬一哉侯諱文別號豫西江西靖安人隆慶八年五月以憂去是舉也邑人僉有同志而建亭礱石首事者鄉先生翟汝喬傅至倫薊鎮旗鼓把總于化鵬庠生姜若㣔等實任其勞

西岩記 孫夢豸 邑人

去縣西二里許名曰新郭村近古城遺址今以名村也因其舊也村之西有山近視之若夷遠望則豐隆聳秀青草蒙茸如翠屏狀其極頂前後又有小峯突起中區平坦畝餘舊有太山等祠聞之故老云厥初創建幾見神異今雖漫無可考然歲時伏臘邑中人士瞻拜祠下者動以數百計往來繹絡若或使之亦可以稽此山之靈也余自總角時每一過輒盤桓不忍去及宦遊於外雖日在懷抱然鞅掌王事未遑也癸亥春以公便抵家取閒登覽舊興復葺因鳩工醵財

結廬山麓名曰西山草廬廬之上構一亭亭名心遠乃太守武川杜公所扁取義於淵明心遠地偏也亭之上壘土爲臺仍虛其中以甃砌爲小洞洞名壽樂窩洞上復構一軒軒名玩月蓋以臺高軒敞月明時來景更佳也又於前後栽樹千餘經營數年室廬漸多林木漸茂西岩之上煥然改觀矣余今告請東歸投老於此日與鄉鄰故舊籍草開罇促膝共談山色空濛禽聲上下不謂人世也酒醉興逸則拍手緩步直上絕巔俯視塵寰以舒一嘯遠眺東溟大瀛無窮

淡抹輕烟且東山龍盤大阜虎踞其朝拱而環抱者
又不知其幾十峯也他如烟村散亂雲樹參差濰濵
海右咸歸一覽其真奇觀也哉攜手南下載覽載行
過漢高士逢公祠清風高節里之人猶能言之迤北
而東則爲忠宣公墓石獸森列松檜蔥鬱而其子孫
之環處於其側者倘濟濟焉因感此二公者一則名
在宇宙一則功在社稷將與西山並峙千古不朽地
靈人傑豈不信夫辛此直北又寻別業即素所明農
處也仍命童子採擇野菜砍取薪柴和根以煮帶葉

而燒蔬成進酒覺有餘味擎杯縱飲不知日將暮矣少焉月出東方清光皎皎衆皆仰視懽然稱奇酒復數行余興未已乃對山而歌曰西山崇兮可遊觀以適吾情兮山有洞兮可靜坐以養吾性兮洞之前有廬兮可談道而讀書兮廬之外有田兮可躬耕以養廉兮余幸歸此山兮風月其無邊兮愧宦路之委曲兮苦何求而不足兮客皆頷首稱羡相揖而去余亦秉燭而歸萬慮澄然不知歷時之爲久也晨興復至西山草廬援筆記之

重修學宮記

國朝 紫[illegible] 郡守

余於乙卯夏出刺萊道經鄆城其地有三賢祠四知臺通德里諸古蹟勝甲山東魯聖人之鄉抑名賢都會焉正欲訪游鸞輩之芳蹤追揚夫子之峻節以及康成先生理學遺言與鄆人士講藝勵行而不意博士弟子員適以募葺先師廟爲請因講述其興廢之由謂創于大定間王璵修於至元間馬錫重建於洪武間程福山再新於成化嘉靖萬曆間郭質戴纓侯鶴齡諸人今年將百矣而芹藻荆榛鐘虡蔓草實爲

師儒羞敢以煩執事余聞言瞿然曰嗟乎文廟視三
賢埠四知臺通德里輕重何如哉而忍令頹廢至此
主持風教之謂何爰捐槖中金以爲倡維時邑令沆
君多病困簿書學博孫君高年艱步履會地寒瘠諸
士子率裋褐不完鄉大夫亦晨星無幾加以旱潦頻
仍軍興旁午其董事釀金與鳩工庀材戛戛乎難之
於是荏苒歲時飄搖風雨昔之所謂傾圮者愈不堪
復問矣嗚乎是誰之責哉吾聞古昔聖王教先於養
而周禮正德之後乃繼利用厚生況乎遊聖人之鄉

與處名賢都會之地乎前修復學宮之役爲不可也未幾歲獲愁吏事稍閒章令請成余志而又得張廣文爲之經理孫丞方尉爲之協贊一時薦紳先生與諸子衿皆輸將恐後樂於有成工既訖但見其翼於上者先師之俎豆也森列於左右者配哲之几筵也丹堊於東西者兩廡之榱櫨也環跨於中奐輪於前後者橋泮之恢 與櫺戟之峩峩倫堂之穆穆也博士弟子仍請余記其畧余固不文且整其宮墻爲身膺民社職典教思者分內事耳焉用文之然春秋

重工作雖時且義亦書其間任事之維艱遴時之多故與諸君子之經營況瘁俱不可泯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使萬 五載之重修非侍郎葛緡爲之記則前此百年之就荒何所稽厥後諸公之踵事何所鑒若繼是而時事綢繆不至圮而重費庶幾經王瑀馬錫諸人之躅以無負我輩今日之勞此則貞石之意也雖然猶有異焉昌國人才淵藪其文章事業彪炳史乘者不必槪見是役也忽於土礫中得查門石湮沒塵墟不知其幾經年所一旦出而示異哉諸

上必有大會惟名聯翩而起者當拭目以竢焉是又記之志也夫

重修文廟櫺星門泮池碑記　　張名齡 學博

天下之治亂由於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於教育之隆替而學舍者育才之地也故觀於學舍之興廢而人才之盛衰可知也然而其廢也不自廢必有所由而廢其興也不自興必有所待而興余忝司邑鐸到學之日仰瞻宮廟翬飛矢棘肅然穆清知多士之傾心於水源木本久矣獨是櫺星泮池之屬荒頹

如故心甚憫焉大懼典制闕然廟貌不稱無以肅觀瞻而奉 先聖儒效弗彰人文放失未必不兆於此也邑令沈侯聞而是焉捐貲二十餘金以爲繕搆經理之資而邑中之紳士翕然從之於是鳩工庀材一一就緒無何沈侯捐賓客則事之成不成猶未可知也越明年富陽章侯來蒞茲土章侯在心爲質道宇深純其爲政也寓撫字於催科沛子惠於獄訟眞得尼山之傳而見諸行事者也故於學宮之崇勵尤篤焉工民化之併手偕作兩閱月而告竣厥門有侃[illegible]

聿予四丹漆黝堊靡不如法炳炳烺烺非復向日瓦礫之場而巍煥之觀矣噫嘻是役也前人爲之而規模弗周沈侯繼之而營緝未就其卒成之者章侯也豈非盛事待人而興哉工旣訖矣廟貌肅矣又得章侯有道仁人以爲師表爾多士由之就將於斯禮樂以陶其性情詩書以勵其節義踐迹入室得志而上以黼黻　皇猷不得志而下以扶正人心使天下後世沐杏壇之澤於不衰是則章侯之志也夫豈徒土木覽華飾學宮之觀美而已哉勒諸石俾諸生之出

人於是者覽而知儆云

新建奎星樓記　　周來邰　邑令

昌邑歷代沿革頗殊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鄑郚即今邑也余來署此考祀典詢文昌祠所在吏白曰治城東二里許俗呼東京埠上構閣數楹春秋致祀焉既而禴祭余偕僚佐詣祠灌獻瞻拜文昌端緌垂紳有君像焉有帝像焉奎星屈曲相鉤有似文章之畫夫文人文理相通氣相感唐虞事業孔孟學術著敎諸此由來尚矣祠而祀之誠宜雖然余嘗疑焉文

其帝君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有其人耶乃閱梓潼化
書中多怪誕語疑若不足信者無其人耶詩曰張仲
孝友又疑有其人也孝經援神契曰奎主文昌張仲
果其化身耶粤稽奎星星非人審矣或曰宋有昌永
紹興中奏名第一帝陋其貌毁奏緣此隕命後人哀
而祀之肖以鬼像然耶否耶余考天文志諸書參差
不同然胥云主司文明故祀之足佑文明實以人則
近妄余謂星者乃萬物陰陽之精質麗於地氣行於
天觀金木水火土五星則他星可知矣古人云善言

天者必有驗於人肅將在下感格在上天人之際陟降原自一理祀典載祀文昌帝君義盖取諸此也匪據化書始為致祀余初讀化書觀其自叙忠孝友于惓惓欵欵與詩稱張仲有相合者然歷叙化身忽人忽神忽仙忽佛未免奇幻不經毋乃好事者附會歟抑莊周所謂齊諧誌怪歟顧其事不見他書且涉釋氏輪回之説援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授者殊爲左道奚足列諸祀典並僞傳文昌即奎星尤僞説不足辨次擬天官及天文諸書所紀近是天官書曰

斗帝其次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與天文志所
云寶瓶諸宮同史冊竇儀嘗曰卯歲五星當聚奎宋
太祖乾德丁卯五星聚奎主天下文明由此論之星
其像也像之神則帝也厥精聚光故主文明帝君奎
星詎有品秩區別哉乃廟貌祀之肖像帝君若曰像
主司文明者耳肖像屈曲相鈎若曰像文章畫耳於
理無甚倍雖然像既有異位自不同位既不同而何
以合祀也今世俗不潔維其義帝君奎星異像合祀
一面雕王位一東向侍立居然參畢有差竟喜文倚

雅馴似茲市署何俗不可醫也余辛酉春仲承閱黃
東山詣義學課士見邑人起樓於山之東首於其則
巽所謂文明地也將移奎星於上余甚有所悉意焉
毀合祀配享之謬爰出鍰倣助俾遂厥工且伐石記
之以曉俗人文之工拙未遑問云

文學先生錫永劉公墓記　　連　科　邑博

天以顯道維終古雖留陽九百六之運而常有以自
持持之者人也實天之自見其運而乃以孝友義烈
特賦於一人之身以力持於險甚危險之地方明之

季大亂猝發乎不虞薦紳士族閭巷黎甿同罹玉石於崑今者何可勝指求其完大節持綱常身試白刃赴親難於倉卒之會卒能完身以保親如都昌文學公者蓋不多得也公考諱逵邑之增廣生方歲己卯病篤時公尚幼泣問曰何以命兒公考謂曰國運方艱吾祀斬否未可知也將詩書亦委東流乎語畢而逝公經紀喪事未葬也越二載壬午臘月朔大兵猝至公夜掩棺黎明扶母入城十六日城陷公扶母走東山下遇兵將手刃其母公傾身護母頭號泣曰寧

殺吾勿害吾母兵憐而釋之及兵退同母回里覩父柩無恙公之仁孝懇誠非天特賦以奇節而自持其綱常者耶嗣是兵亂相仍公孤弱瀕於危者數然所以奉母無不至母素爲公成名地公聞爲潸然徐應曰果爾將無以成父志母聞歡甚順治十三年母以壽終公哀毀成疾處苫塊不入室者三年終身不讌音樂每至親逝之日輙潸泣公於子道洵可謂夷險不虧矣然公德孝天成而性尤嗜學淹貫墳籍四方多來就業授諸先人詩書之念公庶無忝焉頗獨迤

邅艱於一遇厚於德而薄於命豈天無意於公也然公生子十四人其季子時中甫弱冠試輒冠軍學使者稱之不容口甲午遂登賢書三子厥中亦以友愛著名不得於身而得於子天之報施仁孝豈其爽哉蓋能完綱常者公也不以困蹇而易其性則天之生若人以自持其運會也天之於公殆非無意者矣公諱肖昌字錫永世爲昌邑人年五十八歲卒葬西岩山東迤北古濰水西岸私謚文學先生余忝竊甲午副薦於公季子有同年誼其視鐸昌邑也公之孫務盧

爲弟子員故余聞其家世最悉務虛欲記公墓請文
於余余固不揣謭陋道其所賦於天者撰文一篇至
於公之杜門著述牖啟後進所以得諡文學者丹鉛
固不能盡述也

魏烈婦碑記　陳之楓 邑人

烈婦魏氏邑巨室公女也幼時坐必端方嚬笑不苟
性至孝母病奉湯藥唯謹十七歲適庠生延泗李公
次子芳芳有夙疾婦教之醫且戒病源公姑聞之喜
日眞賢婦也婦事公姑必勤必敬每爲飲食待案下

不去相夫子琴瑟相叶無違言如是者十載不幸於
庚戌季冬夫病且死迺扶柩大慟曰君死矣妾何生
爲且無遺孤可撫求亡人將報吾夫于地下也越五
日扶夫柩葬埋畢入私室和淚檢笥出其衣服簪珥
以爲不忍復用者也家人疑之且防之力因謬爲喜
色曰吾不食者數日矣願且食食畢曰吾不寢者數
日矣願且寢家人信之有間始至室叩門不應遂縊
焉是時葬後三日年二十六歲事聞督學羅旌其門
曰克明大義且諭立石於墓前以垂不朽于赫婦兒

庠生德齡塡婦之夫兄芬乞予爲誄予按其行狀節次之無飾詞焉

建社倉記　周來部　邑令

社倉之法昉自考亭宋乾道八年下考亭社倉法於諸路是時浙東大饑社倉法行民無菜色財不匱乏業有成效矣其法甚良而易行量力捐輸隨時積儲守掌由民斂散由民無催督之煩鮮中飽之患凡所以豫圖計衞民生補常平之所不及者至詳且悉誠通千百世而無弊者也余自陽信　特調昌邑涖任

之始卽以社倉爲急務因詢吏舊儲幾何吏據六百
餘石以對係前令屠所貯後遂無繼焉者余竊疑之
夫以至便之法行愛養之事兼奉 憲檄屢催而數
年來貯倉穀石寥寥無幾豈歲之不登與亦昌之士
梗民頑蔑視有司之化誨耶余不自揣乃加意奉行
先倡捐穀石如干单騎減從親下鄉村遍傳紳士耆
庶聚而談焉諭以社倉之利且便紳士無不首肯者
而耆庶數百人且群焉歡應曰侯爲吾父老子弟謀
生全免凍餒俾貧者遍緩急固不患其貧富者出贏

餘亦無損其富吾儕奚所苦難而弗爲也余是之且
喜且勉因思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而昌俗渡
悍素有傳聞似亦未可深信也於是謀設社倉處所
在城一四鄉各設二所遴擇殷寔老成者爲倉長主
民踴躍鼓舞閒誠樂輸或以石計或以斗計或以升
計不拘定額其入倉之糧亦不論穀麥秫豆咸聽自
便行之二年揔計將倉者蓋五千石有奇矣每春聽
窮黎借支至秋一分起息還倉倉長司出納斗斛以
各倉更無浥爛之虞小民獲周通之益所謂法良而

易行者豈不然乎邦猶有進焉方今　聖天子加郵元元各　憲仰承德意袁率所屬余雖僅宰百里不敢具文相視所望賢士大夫巨家富室知樽節務盖藏各捐餘粒永久是圖期有始而有終勿尋輸而尋歇仁風廣扇義路常由則官斯土者有厚幸矣

星星記　　于始瞻　邑人

灘東八九里有小邨名星星邨之西北則小村抱其麓亦以邨名名之村首多奇石嶔歁礧磈攢累相壓或凸或凹或陷或絕或秀出若峯旋迴若巒或勢峻

將崩若熊羆之搏人極方圓之巧殆不可悉耶上出泉曲流至村走石之兩厓間則天然爲石渠其底之平者全石成之水奔流其上厥聲瀧瀧然乃秀絶者底雖平而不皆天然有穴鏬疊錯置其高者四三處可步而過也水至穿穴奔赴故其流有聲下則窪然爲池不可瞰其底洄波漣漪流沫成輪旁多平石可坐立尤於濯足爲宜其下爲平沙水勢頗淺上人俯以石橋便來往由橋而西復曲流卒入於濰是地也高聳者數處可闢以爲亭其絶壁可俯視者下若

泳淤意其中猶多美石可掘以爲池特無有力者[illegible]之徒湮於耕夫牧人之耳目彼造物者豈能盡出其奇哉邑有姜公者謀其地而居之買園三畝爲楊氏世居在石之東歟步猶未得其絶勝也余聞而往遊焉則儻蕩而不知歸曠然若與異世者遇方謀窮泉之上出以爲快也遂記之

烈婦徐氏傳　明　史載勳　邑人

烈婦徐氏者王姓妻也萬曆丙辰春大饑人相食媍

女南鬻名販稍徐歸於王時王饑甚而瀕於死也徐剜草根啖之盡再掇木葉啖之盡又鬻所鞠子女啖之亦盡徐度不免佯謂王曰盍嫁我以活若王不從徐茫歸告其父曰王饑甚速嫁我父未及決徐遂自鬻於販兒矣時王之子母兄弟僵於室徐得銀兩餘遂買粟併所餘銀付於王曰好收之此汝命也王得銀粟閤室遂活皆徐嫁之力也販兒促徐偕諸媵女而南臨行徐北望而泣曰我爲王氏至矣販兒不之防也夕過太史埠前天地昏闇凋谷崎嶇徐遂逸於

林而縊死焉聞事卒無聞其幽者史載勳熙曰哀哉烈婦也苦哉烈婦也始不難一嫁以活夫終不難一死以殉夫從容慷慨其一段心事真女中文信公也夫

節婦黃氏傳

于沛霖　邑人

黃氏者邑庠生黃轉乾女也年十九適邑廩生孫泌如爲繼室甫九月值壬午變城陷氏被掠出城度不能脫遂詈不絶口期一死耳兵大怒刃其頸立斃夜半復甦時氏舅席玉公姑胡氏與夫泌如亦竝罹難氏未之知也洎兵退有姚姓者覆其尸而識之告氏

氏痛哭仆地欲死者數適氏母抱嬰兒至乃夫前配宋氏遺子也方三歲氏撆撫之曰兒尚在耶吾義不戴天今兒在是孫氏一脈固未斬也育孤葬死乃吾事吾不死矣扶創飼哺卵翼備周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殆不知爲宋氏出也亂甫平即念舅姑與夫稾葬不成禮遂卜吉穿壙爲更遷之舉舅姑初有棺遷而合諸墓夫無棺爲之棺遷而寄諸墓之側克襄大事一如儀制時順治二年四月十一日也氏受産頗豊時亟逝衆頗虎視鷹攫者往往而有氏率孺陰雨

不遑旦夕安茹荼飲檗薪水弗給自若也或曰此非人所堪且此子非若生毒圖之氏厲聲曰是何言與吾業已死矣而之生者或天欲存孫氏孤也敢有他志以爲夫子玷撫兒七歲命名琮教之書以母而兼父督課不少憐琮弱冠入泮旋食餼黃氏力也噫吾于黃氏有數難當壬午之變日月晦而乾坤幾易郎病女士難擬自全此息嫣所以抱恨於終身也而氏寧以義死不爲所辱抑何烈烈乃爾乎且年未二旬婚未一載竟視舅姑之恩若天地夫婦之義若山河

兵燹之餘爲之服爲之葬所謂仁人而孝子者不圖在巾幗間也況乎繈褓弱息家之自出而氏曾無形迹之見以餋以教俾底於成鄉又慈已語云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使氏當亂離時舍生取義一死不旋踵哀哀藐孤誰爲伊撫慘慘白骨誰爲伊封蕭墻戈矛誰爲底定漂搖風雨誰爲拮据尙忍言哉尙忍言哉氏獨爲其長計不以烈殉畢事自壬午迄今四十餘年勞勩如一日松栢之節歷霜雪而彌勁氏其無媿也夫今　聖天子詔督撫守令具節烈以聞而旌

表之如黃氏者何可没也前令党公既載其略於志乘而予後傳其事以俟採風者入告焉

徐烈婦傳

王　翼　邑令

烈婦徐氏郡廩生經世妹也天性柔順貞靜寡言笑持大體甫十歲事父母最善成人䍐比幼字儒童林夢禹夢禹聰敏好讀書烈婦于歸後勤女工佐膏火夙夜不倦相夫子有凌雲志然夢禹夙抱瘵疾兼以勤勞丁酉九月下旬竟中蠱症時烈婦年十九焚香祝天願以身代侯轉側哺湯藥晝夜不倦者數十日

客歲夢禹讀小學談及節烈婦欷歔泣下讚嘆不置若有自負者永訣之夕謂夢禹曰亡之命矣夫願以待與俱逝夢禹瞑目而殂氏襯含殮絕不露雉經語衆亦莫之防潛至夢禹讀書所引繩就縊適某戚過之救不死防閑遂密共相勸慰曰俟汝父來氏應聲曰諾時已質明父至翁與議過繼嗣子守志氏曰養親孝也立後慈也慨許久誓此生靡他於二載孝事翁姑氷霜矢志無奈翁也天只不諒人只憐其年少無子欲令改嫁體人情從鄉俗也乃翁姑意動而事

未形式會意而志已決因而祭掃夫墓因而歸寧母家談笑自若居一五日即返是夕覷翁姑熟睡遂盥漱整容梳飾衣履出紅巾縊死于夫讀書所顏色如生形容未改鄉鄰莫不嘆異曩之聞烈心許者于今躬蹈之時康熙己亥正月十二日也年二十一歲嗟嗟自古皆有死特患未獲死所耳若烈婦者坤成也從容就義弱質也視死如歸形骸雖殁靈魄如在千載不凜凜有生氣哉諸生其事聞余嘉其烈既旌其墓建石刻銘復為之傳以誌不朽焉

齊烈婦傳　　劉育杰 邑令

烈婦齊氏生而貞靜號大義四齡字儒童劉乾淑淑父汝懋氏父太印皆昌邑太學生也氏于歸夫婦相敬如賓有齊眉風告廟後約淑曰生母早世賴繼母撫育克成室家願與夫子事之倍加孝敬淑爲飲泣氏亦含淚聞者咸欷歔曰某家兒婦眞儒家女也越百日歸寧時乾隆戊午春仲淑讀書西岩下夜半暴卒氏聞幾慟絕母知女性素烈遂與同赴淑喪既抵殯所含殮完具劉夫黨黙黙若有失姑婉詞慰曰命

也李白愛氏北向再拜汝環拜汝夫靈已而翁姑遣予客氏謂母曰夫婦期也夫死兒活奚忍母恩未報願俟來世母曰汝翁姑一子今故汝再殉翁姑誰依氏曰兒籌之審矣翁未老姑壯舉子有待且出嵬奩資質錢可百緡亦足納妾爲後嗣計母愛少女不忍要勸維時日暮命婢輪侍少頃日昏命婢秉燭眎氏寢氏就寢故爲熟睡狀婢乃息燭伴氏眠夜深氏取紅綃成握爲繯自縊繯斷再取鞶絲併紅綃爲繯復縊誓絕忽斷氏仆地不復醒人事群婢驚寤亟然燈

火扶氏起姑母俱至氏漸漸甦且淚且訴曰兒與夫方拜哭壙中猶在牀榻間乎是夜合室凄然百端解說氏哽咽不一應旣曉臨夫柩哭不成聲竟五日不粒食母撞顱痛勸食少許由此防氏益密母爲不離衣姑刻刻徬徨氏側氏不自安强致温語謂母曰兒兩次投繯天憐兒使不死奉養翁姑終厭天年然後兒與夫重會泉下誠所願也惜兒年幼無子致白大人請翁姑命議置嗣續爲兒守節地毋忖嗟難爻太印聞之具復翁姑是時烈婦日不言死死志彌堅夏

愁鬱思形容憔悴居數旬頸痕瘡暴發淤癰嶐嶐肉潰膿流忽于夜分嘔紫血數升迷罔恍惚謂母曰兒夫戶外候兒久矣呼婢視之啟戶寂然如是者數數翌辰遽然氣絕年十八歲時乾隆戊午夏六月九日也論曰歷考傳記所載節烈婦衆矣或慷慨或從容均傳不朽然余以齊氏爲最齊氏巾幗弱年耳伉儷僅三月頓爲投繯且絕粒何其烈也及志不克遂惓惓懇懇疑如不死者然乃貞魂義魄鬱結胸內燋如焚如薰肺灼腑必爲殉夫鬼始止烈烈中又何苦也

意嘻慷慨從容氏殆兼之乎余既扁其門復次其事
爲之傳

孫孝子傳　　明宋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昌邑人祖明父休世爲州昌
農孝子朝出耕夜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
歷能道之凡所謀猶恒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
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
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藉
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

人爲泣下日啜凉糜二盂郡酒肉弗御晨起無火[illegible]雪涕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於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詆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以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

三子尙志尙文尙德尙志業爲儒令擢禮部主事云
史官曰李壇據益都孫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
里年始十歲兵以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父
老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
固堤壚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充斥明竟得還父母
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
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
叩門聲啟視之乃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
之子孫逾四十八而惟中文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

絶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亭

張孝廉四書文序　　徐　炯　提學

余往者視學齊魯見張子退思之文而異之謂其不止於速售也無何而張子遭其母夫人憂不與於午闈及乙酉閱試録又不見退思名余念其哀毀廢業之久困躓抑鬱而又銷鑠於名塲甚恐其氣頹而志衰也今年來吳中呈其所爲文百二十篇余讀之煩以滌滯以舒鬱以醒番番披誦之不知日之欲醺也

盖其言理也如飲食談事也如指掌義必巳出語不由人故按之而愈深暎之而彌廣離奇而氣暢橫肆而法存余既喜其用心之不同於俗而又壯其意氣之莫上不臧於昔也因與友人武曹表被摘評六十餘首刻而行之以盖鼓退思之志且以見論文之別裁必有取於其真者也退思家世科第人必凝其守速化秘授之術爲優孟程墨之文以取捷獲而不知退思之矯然自異以猶人爲恥以明道爲期其立志之不苟顧如此也退思勉乎哉遇合數也學問道也

立言制行亦可以苟同也子其知之矣守之勿變而已退思魁梧丈夫子而執禮翎翎如不勝衣聞人言利達塵垢事不交一語與之談道義則偘偘無所避旁及天文地理星術數之學比物連類一動百隨其理莫不橫豎鈎貫使人忘倦是真有志明聖賢之道者當世讀其制義亦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

上王制府論邑鹽政書　嚴有禧　郡守

前者憲節東巡職不揆檮昧輒舉地方利弊面陳數

條並蒙採納仰見大人體國愛民不遺葑菲德至渥也茲有昌邑鹽務一事繫民生休戚所關非急爲變通其害滋大敢爲大人縷晰陳之萊屬昌邑縣利漁榆英等灘所產鹽觔向有商名達部而實係竈煎民食包納課程至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山東鹽政復行招商辦課價值頓高怨騰民口隨經前制憲察知其獘合安邱蓬萊等十六州縣題准革商攤課自此昌民仍得散賣課攤地畝徵輸票送西由塲裁角相安已久近緣濰壽等處商人以杜私爲名具呈運使

并有官埜場大使附和其說混請築包於是詳准鹽道
院將昌邑額票半赴西由場黃革灘零配半歸利掄
二灘築包令官臺場員每月逢二七日赴灘稱掣并
論各商多募巡丁於昌境各灘安設汛堡印給烏鎗
代巡散鹽以攤課之民買本境之鹽必令預先奔走
數十里赴縣領票又俟場員掣期俻帶繩索赴灘築
包既苦道路遠涉之勞又多時日守候之累且驢馱
不能入抬費力以致民販一時失業市中鹽少價騰
兩灘鹽艱窵困遂有私賣盜扒之事而巡役紛紛獲

報散鹽甚至叠傷人命如陳援被擒受傷張有全被火鎗身死温芳德被火鎗傷至八十餘處命懸旦夕又有朱名曹受平等皆被擒拿送究邑令呈報絡繹縱橫地方不寧獄訟繁起民情咸謂隣商有謀併呂鹽之意故欲築包以絕其生路怨毒日深歎息愁苦之聲盈於道路有穗身爲民牧安忍坐視其倒懸而不爲之所乎今就現在情形而論築包勢必設商而便民務須散賣查利榆兩灘產鹽最廣更加以黃埠二灘計其所出足供二十四州縣而有餘若設商配運

豈三灘無盡之鹽斂供一邑有定之戶口則鹽觔必致委積灘竈之民豈能責其捐棄正本稟守官法其勢必暗越隣封私販仍難歛迹如謂昌邑界連濰縣恐其浸灌卽議設商獨不思昌邑復與掖縣連界而掖縣亦有灘鹽若昌邑設商之後嚴與稽查不使透漏則鹽歸商運價值必昂掖縣灘鹽又將浸灌將并掖縣而爲之設商乎抑亦聽之而不復更議也若并爲設商則掖縣迤東半屬產鹽之地將不勝其增設若置而不議則同爲辦課之商又未便厚於濰縣而

薄於昌邑恐鹽政紛更將從此始而民間弊累無有
窮期矣且前次設商猶係窮民散賣商人不過坐地
抽錢尚且膠擾不安終歸題革今若築包設商勢必
盡歸商賣即無抬價病民之事而闔境肩挑餬口之
貧民一旦扼其吭而奪其食鄉愚貪利如鶩非僅鋌
而走險自陷網羅且恐衆怨所積致生大釁况築包
設商莊未增引添課總不過爲隣商杜私起見設使
昌民陽奉陰違於離灘之後仍復剖包散運或整包
偷越在灘巡役查拿莫及日久弊生甚至奸商影射

借官行私均未可知是藥包設役不能絕外販之弊
徒滋民竈之累毫無益於隣商益有害於鹽法商之
斷不可設固昭然甚明也然若但照散賣之原疏不
設一稽查越販之法則亦不可愚意請將由昌至灘
至壽之交界路口查明若干處所先行造册立案然
後將在昌守埠之巡役分派各路口五里以內常川
巡守遇有未經藥包之散鹽過界即行拿送照私販
律治罪倘路口多而巡役少令商人再行招募并飭
兩縣一體撥差健役會巡其利榆二灘鹽觔照黄埠

灘散賣之例槩免築包延役盡行撤同二灘之鹽地丁課請改歸西由場徵觧將西由場大使移駐從前裁併之海滄場舊地就近稽查越販另照部票原號設立縣票給與民販赴灘陸續買鹽場員遴派丁役在買鹽之處票內填明數目俟買足定額即收票送場仍將部票對號截角以昭畫一復清查員販取具本人及約地鄰佑并結印給腰牌以杜奸徒影射再遴點竈長輪查灘垣使竈户不能濟私本境要隘分派民壯巡緝鄰封交界各責文武查拏官司失察悉

照定例處分兵役躪縱各弓從重究擬如此則私鹽絕而隣商無越販之憂規制定而鹽政無紛更之擾貽謀既便國課益豐額引有資窮黎樂業誠商民兩便之圖長治久安之策也恭逢大人曠代偉人中天一柱民依在念從善如流年來豫東二省興利除弊之善政已莫可殫述若不於此時亟請挽回歸於盡善則民累伊何所底乎用敢不避怨嫌為民請命伏惟大人察設商之無益民生之坐困亟下轉移之令永貽樂利之休則德洋恩普直與海岱同其不朽矣

明壬午李張諸公殉難失祀　劉務廬 邑人

壬午兵變明懷宗十五年事也　國初邑侯党公纂修邑乘錄殉難紳士六十餘人標爲忠義然當時倡義者縣尹則李公萃秀縣丞則張公其仁主簿則田君文高訓導則郭焦二公皆闕焉失記此筆墨滲漏始無深論至雍正二年　恩詔建祠崇祀忠孝節義真曠典也而諸公獨不入祠愚於乾隆丁巳承前任劉公之命從役志館每披閱至此間一殉難欲徧食

此則浸浸就湮沒而不禁嘆且恨也玆竊詳爲論焉
以志一時之感方 大清兵畧山東攻濰不援引兵
薄曁城殘蹂又無名將勁卒列陣守險臨以數萬
之衆破之直如覆卵故偵擦一至衆皆破胆岌岌乎
茹將鳥獸散也誰與守必破之空城幸賴李張諸公
驚聞戒嚴決策堅守分汛連伍身爲督率雖牧童稚
子咸奮不畏死即此城守之初諸公忠義鼓勵已殊
尋常萬萬矣昌濰錯壤壬午十二月朔烽火相望越
八日 清兵長驅昌境不數日圍城三匝十五夜分城

幾暨諸公親燃燈火急鳴守鼓乘樓櫓飛礮力催敵衆敵衆乃稍稍退翌辰十六敵衆蜂湧城東北用駕雲梯炮砮齊發登陴者一可當百亦難支持張公見事急大呼曰我食祿天家爾紳士亦當報國寧碎尸毋爲若屈言已敵兵挾刃登墉魚貫而上莫稽其數張公奮臂格鬭傷敵數人敵怒支解張公李公等亦被刃死瞬時積尸盈街流血如川慘矣哉此變也夫李張諸公職司守土命殞孤城揆諸祭典所謂以死勤事洵有合矣而忠義感激且使一城紳士盡爲

殉難以視夫敵臨醜落棄城投降偽死竄逃者不大
相逕庭乎此即獨建一廟顏曰忠臣春秋祀之俾官
吏紳士世世登降灌獻其中亦禮所宜乃今竟何如
也愚入忠義祠瞻拜殉難神位祗有紳士夫紳士固
忠義性成然聞諸公數語而志氣倍加激烈迄今猶
凜凜有生氣是諸公忠義實爲紳士忠義之旨而顧
不得分享廟食忠魂何以慰也盖嘗推極而論之五
德迭運興亡互乘然皆恃忠義爲社稷靈長之本以
承天命以培國脉胥取諸此是以勝朝王申孔叛之

變萊圍奏捷廟堂議卹當時楊彭有全城之功不過
授以捻叅若徐若謝若朱則獨隆厥褒封優以祀享
夫豈故爲參差厚薄抑亦忠義所關者重耳逆至壬
午變倍於前忠烈於昔乃樞臣煬蔽孤忠失卹國運
至此君子盖有不忍深問者 國朝定鼎 列聖紹
興功無不封庸無不賞更念忠義有關天地正氣爰勅
寰宇舉修祀事卽區區都邑祠旣構矣祭旣偹矣殉
難紳士亦旣蒸嘗百世矣 聖恩可謂覃敷而諸公
獨闕典禋豈時有顯晦廟食有遲速耶嗚乎君一死苟

發臣死封疆其義一也李張諸公慷慨赴義祗求不負君國而祀事匪所思存無奈忠義相感緬懷憑弔不能不爲之致憾愚祖壬午殉難於兵故所傳獨詳愚茲復役志館脩述所聞撰爲此篇庶壬午故實不至寖久盡爲淪亡且俟有力者覽之慨然爲命吏諸公請祀瞽宗以彰幽忠則愚文雖不敢云文獻之助或亦有志表揚先哲者之參考云爾

贊

侯尹生祠贊

公諱鶴齡號松磐山西河津人調任觀城民建祠祀之

張士佐 邑博

令尹侯翁稟性剛中儁科以恕讞獄惟公民邀撫字
士荷陶鎔百廢具舉四知追蹤有禱必應精誠上通
生祠設位以報戎功明德遠矣令名何窮

太史慈贊并序　　國朝　劉時中　邑人

昔孫子由贊孔文舉曰視公如龍視操如鬼夫豈故
爲軒輊蓋緣魯國一男子直人中龍耳與孔子贊李
老聃無異都昌太史慈未嘗謀面交舉及爲解難重
圍詎非古人所稱國士哉既讀慈傳知爲母使斂意
奉命孝也而獨念黄巾猖獗縱横北海雖擁重兵貝

堂受困慈以單騎出入數萬衆事一不濟恐玉石同焚然卒往不懼者抑以北海相固嘗厚邺其母耳融以義感慈以義報又何篤於義也當時漢昭烈以孔融知天下有已爲喜其解融圍固宜然非慈詣平原昭烈雖欲爲知已者用三千騎詎能自至故融圍之解慈功不在昭烈下傳曰慈請援時祇隨兩騎攝弓凡追者應弦倒相其射法幾匹飛將軍李廣然即以胆力論蓋亦烈矣哉向使太史子義從漢昭烈與孔融同謀誅曹庸知不與武侯荊州比烈僅僅驪黃

巾正孔子所謂牛刀小試耳有以夫人之宜識人也假令孔文舉不具卓識善相天下人管亥之圍殆哉殆哉慈僑寓都昌距今千有餘載余茲緬懷景慕爰爲贊曰巍巍太史生於漢季善體親心单騎赴義奚圍而馳威奪賊幟噫嘻壯哉出入頭地

贊明壬午李張諸公并序　周來部　邑令

自古稱義師莫如周之武王夷齊猶非之曰虞夏沒兮命衰安往夫亦各義其義耳昔人曰死或重於泰山死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者難壬午李張諸

公可謂善處死矣余嘗讀明史觀偽闖犯太原時驍
中軍盛應時巡撫蔡見城不支策馬赴敵應時誓死
先已自殺妻子殞之一城官吏盡遇難義哉忠哉差
可與諸公後先爭烈比抵居庸關若降若竄迯若偽
死是獨何哉乃螻蟻輩耳夫李張諸公授命壬午盛
蔡數公殉難甲申中距一載死義同揆舘閣大書特
書獨錄盛蔡數公垂爲信史而李張諸公奄忽銷歇
一至於今豈孤忠運阨耶抑舘閣失紀耶人耶天耶
壬午迄今百餘年耳芳躅遺徽沉淪湮沒幾盡過此

[illegible]

[illegible]余欽其忠憫其悔

乃撰詞贊曰嗟乎諸公大義骨結天不祚明我師伏

鉞衆皆歸心公獨持節慷慨赴□熱腔濺血仰瞻紫

微丹心不滅孤忠在天爭光日月

賦

弔逢萌賦　孫夢□　邑人

眺西山以南望兮雲樹縱橫厥里曰北逄南逄兮誕

子慶乎篤生歸故里兮遺芳名廉頑起懦兮直繼乎

伯夷之清我生雖後兮鄉邑則同潛德宛其在目兮
與天地共無窮爰求其苗裔兮不可獲紛如其里之
人兮將上下而求索獨慚乎非予之儔兮應山靈之
笑我老冉冉其將至兮猶此志之不果吁嗟子慶奚
爲其遁兮余又奚取哉坐翠微以流聆兮固千載之
一哀相鳳凰之高翔兮時覽德而下之孔子之於顔
回兮亦日行藏不違其時當西漢之季兮子恥爲人
役一櫛楯而去兮值莽之簒逆痛三綱兮淪替倏觧
冠而挂兮浮東海而長逝恥食其粟兮飄然無累民

到于今兮服子之義義聲兮一激群雄兮並爭誕光武以帝室之冑兮一舉兮功成紛賢士之振袂而出兮龍行雲從胡子之累徵不已而不起兮竟不能繪雲臺以馳聲豈果如子之言兮年歲之旣耄抑以政歸臺閣疲大行之難兮故從其心之所好吁嗟中道不可見兮孔子尚有取於靡中之權豈達人之輕軒冕兮自前世而固然高鳳兮日遠撫余膺兮曠百代而有感悲夫今之世兮盜監以周容偭規矩而背繩墨兮競委曲以爲適余兮余兮踈且庸聊寫臣于兩

出兮以步乎夫子之蹤

芙蓉池賦

國朝 孫乾元

鄴水舊都蓉池荒渚蓋帝子之長洲而王孫之別墅觀其北通渤海南挹浮塘淤河縈回而奔注瀑泧噴飲而汪洋一碧萬頃水色天光地遠勝夫印渚味豈侔乎濠梁則有甄城貴胄衞府名王扶輪承蓋選勝擷芳起水榭構風亭曲房窅窱飛閣崢嶸橫波却月左拂右縈欄倚長虹通湖心之一徑窓懸瀑布暗稻朧之千町歷歷晴川鶯宛轉以歌樹萋萋芳浦漁款

乃以揚舲染房檝之四面天香卵色添雨水之半篙波蹙魚鱗月踈而鏡彩縠紋隱映素幙風細而簾鈎簷網遥動青蘋爾其朱光方麗澤草爭妍回塘滉漾長沼清漣奇葩菡萏發秀色天然紅衣楚楚翠蓋田田辭離飾而彌工擢淤泥而不染試出水之新粧呈臨波之笑臉婀娜舞態扶緑漪以全低飄瀲噴香颺清風而更遠巧披五色之圖羞擬六郎之面擎玉露之團團落丹霞之片片鷟鷟翠兮交飛曆鴛鴦兮燦爛龜成巢而交列嫩葉方齊魚吹浪而痕員低苞微顫

花細尋來吳娃懣冶鉛華拭去越女含羞或茭荷迴
菡萏亦晨吐而暮收朝日方升霧斂千層之碧浪夕
陽返照光搖十里之朱樓早露則曉鏡初開靨盈盈
以乍洗微雨則明珠欲瀉淚□□以將流依寡賞庾
君之儔麗集裳吟楚客之離憂及夫紅房墜粉白羽
飄烟才看水旦旋放木蓮錦城日耀花塢雲連芬萬
朶於長沙明粧艷服移孤根於巴蜀秋水平川隔岸
何灼灼映水更娟娟爾乃倚桂櫂蕩蘭艭披荇藻觸
菱荷放中流兮采蓮歌鳴簫鼓兮舞婆娑望美人兮

步凌波怨雙蕖兮恨若何醉碧筒兮朱顏酡然而清漳墮雀泌水消魂春花兮寂寂秋草兮沉沉思公子兮未敢言怨羅綺兮黃昏歌舞歸何處臺榭已成空菰米沉雲黑蘚衣蝕砌紅年年惟有蘆花岸搖落西風明月中

詩

青峯凝翠　党丕祿 邑令

望裏常期着屐行朝朝徒有羨山情昔聞風湧松濤壯今見煙描黛影紅岸石常存仙字古頹祠半映路

杏清登臨最好消煩暑可奈浮名絆此生

前題　　李應兆　邑人

青山突兀白雲深煙色冥冥鎖翠林坐待晚風涼似洗幾回移榻就松陰

前題　　劉育杰　邑令

躋巔海角一峯青遙望蕭蕭聳翠屏老檜耐寒留萬古碧松最小越千齡羞將艷色爭天巧耻借春光炫豔盡尤美山僧依石刹不嫌冷淡自清寧

前題　　周來郃　邑令

十里田塍接翠微奇峰聳秀對漁磯烟横濃黛集風前
起雲捲晴嵐雨後飛偶岈似屏連碧草開簾如畫點
眥旂望中更變豐登兆野色山容綠總肥

前題　陳之枌　邑人

一望青巒遠翠屏聳日開晴光吐峭壁危蹬滑著苔
黛靄雲濃淡煙迷人去來登臨秋月下胸境滌塵埃

前題　周念坡　典史

郜城山色近蓬萊列嶂東南積翠堆林雨初晴眉黛集
滋嶺雲在過畫屏開药床獨對宜消暁蠟屐登臨印

碧苔欲問數峯何處是遥瞻灘畔送青來

前題　魏璠 教諭

何事看山久忘歸爲憐山色繞芳菲松濤斜映千重碧草錦平鋪一片輝霧落仙砌浮黛墨煙侵灘水潤苔衣遊來不用高人贈帶得翠嵐馬上飛

灘水環清　孫夢、 邑人

灘河蕩漾小舟橫水氣連雲暮色清百折茫茫遥入海千年滚滚曲環城風來波蹙龍鱗細潮退沙澄鳥篆平獨泛中流明月上此身直是一鷗輕

前題　党丕祿　邑令

安流秋净影涵天柳色深籠野渡船不羨澄波飛白鷺常防瀑漲下平田西南秀發依山轉東北瀟洄護邑旋愧我無能猛虎渡只留空碧印嬋娟

前題　姜若伺　邑人

濰水泱泱遶縣還波流清徹自箕山土人猶識囊沙處楚漢興亡指顧間

前題　劉育杰　邑令

一水縈紆繞郭清烟光上下碧晶晶雲過波面魚先

覺月蕭池心鳥不驚浪疊九廻偏灝瀚勢經百折

輕盈縱多天外風塵染奈此冰壺澈底明

前題　　　　　　　　　　周萊部邑令

一水廻旋繞邑城臨流欲賦愛澄清春風浪熳千層

碧秋雨波深百折潔憶昔柳營紅蓼寂喜今蘆渚白

鷗鳴汪汪無盡同恩澤灌溉堪資惠我氓

前題　　　　　　　　　　魏贇本邑人

才看山高又水長臨流豪興自徜徉漫言身世同泡

影雅有生平寄渺茫一道浮光連渤海兩行煙樹遶

都昌縱觀每憶千年事岸上昀眴是禹疆

西岩晨旭　李　鳳　邑人

剛風吹破曉山雲鴉喚晴空日始昕霜染疎林紅的的天涵野水碧泛泛嵐光墮地翻鴉影草色搖空絢錐文今日山行饒趣疎潤松蘿菊正清芬

前題　孫夢　邑人

高卧西若意自閒興來冒曉獨躋扳一輪紅日初離海萬里晴光已滿山樹色含烟清不了鶯啼傍戶樂相關郵斜陽莫遂迎歸誰復披雲共往還

前題次韻　党丕祿 邑令

晴開宿霧曉雲閒徑曲幽岩自可攀五色霞光鷲出海一爐薰靄已輝山奇溫下濟初移榻紫氣東來欲滿關一日清幽饒道意莫教冗務促人還

前題　史如驄 邑人

扶桑日出影朦朧遥望西岩曙色紅洞口堯花添綺麗恍如人在畫圖中

前題　劉育杰 邑令

巉巖突兀聳城西勢壓諸峰面面低目斷扶桑觀日

出神遊渚海接天齊輪旋靈曜向殘月鏡發晨光未
曉羅愧我徒成霄漢夢不知何處問山蹊

前題　周來郃　邑令

旭拱亘岩景異哉品題獨愧句難裁光連海嶠金爲
鏡色射林巒錦作堆芳草露含晴日燦明霞烜趁小
風開有時向曉停車坐恍似函關紫氣來

前題　孫藩　邑人

參差羅影遶西坡爲愛晨華特一過岸草雲收濃露
遍晴林日上曙光和書藏古洞人何在雨濕荒邱麥

巳多回望東城烟郭靜滿都人士弄絃歌

前題　　陳祖實　邑人

山聳城西勢向東欣迎春旭艷晴空鶯催宿草嬌粧翠日射露花笑吐紅疑搆蜃樓香峽上鶯含詩意錦簑中韶華荏苒莫虛擲趁取晨光燭碧穹

東山晚照　　党丕祿　邑令

孤城落照半沉西返景烟凝色滿畦片片殘霞隨鶩遠層層[illegible]影倚天低村醪道臥歸人醉牧笛聲催宿鳥啼莫遣流連仍再酌微雲山抹路將迷

前題　劉吉杰　邑令

岩尭山勢峙萊東馳景西傾靄畫工片片斷霞飛雨後重重亂彩襯林中金翻落照觀鴉臂酒點殘暉齊玉叢休怪謝安原有癖風光是處敵花紅

前題　周來部　邑令

重巒傍郭峙巃嵸好景偏宜夕照中半壁斜暉通遠岫一林蒼翠夾烟叢雲歸巖砮橫晴靄影亂牛羊下晚風牧唱數聲山色外群鴉裁碎落霞紅

前題　陳之楓　邑人

西去斜輪掛斗城依稀點綴晚山輕餘暉返影晴鶯

麗峭壁貪喧笑似迎傍澗鉓籠思壢草穿林霞染欲

棲鶯遊人莫漫傷遲暮且有明珠耀後程

前題　　魏養本　邑人

日色西沉夕照平函關紫氣返蓬瀛光凝麗閣濃中

淡景走寒壇晦裡明唱晚牧童喧繡陌棲林野鳥鬧

丹城樽戔句就風雲起灘水河邊壯有聲

游沼荷香　　翟瓚　邑人

乎游陂外草菲微何事村莊晝掩扉地近滄溟天寂

寂水浮菡萏日暉暉風烟惟見山川在人物誰憐歲月非轉憶絃歌聲漸杳幾回惆悵更忘歸

前題次韻　　　　党丕祿　邑令

千古遺蹤日漸微游跋惟見幾柴扉絃歌陌上空吟鳥菡萏池邊但落暉俎豆於今模範在詩書隔代舊廬非長歌俯仰皆陳迹蕭暮猶逢野老歸

前題　　　　孫夢　邑人

偃也曾遊此地無千年縱擲重師模高蹤卓爾二山埠遺澤茫然一水區文學獨傳海岱精華誰復說

姑蘇荷花香散陂塘遠尙有清風似到吾

前題　羅汝木　邑人

子游陂外草堂虛荷影參差滿綠除風物依然時序改主人猶憶昔賢書

前題　劉育杰　邑令

伯牛南去草盈坡書味仍留君子荷疊疊霞光鄰斂笈團圃香霧鎖滋歌文風萬古開吳楚化雨千秋潤薜蘿愧我有心追往哲試城不識近如何

前題　周丞部　邑令

會於青史慕賢名對此芙蕖無限情外直不阿差擬
節遠觀難褻可方清愛蓮自愧承家學濂谿徒傳識
履聲遺澤祗餘香遶峙郡逢開落正艮明

前題　　魏璠　教諭

高賢逸事竟如何問支灘堤覓舊阿河岸上三封烟繚
繚池上一望草萋萋冢也巳惜吳為沼遺跡猶傳花
滿坡請看芳馨流未遠芙蓉郡裡起絃歌

震臺月　　翟瓚　邑人

獨憶東萊守關西傳有名黃金辭故舊暮夜見平生

臺聳雲霞近祠虛燕雀鳴棲遲涼月下感慨有餘清

前題　翟汝木　邑人

尋常看月亦徘徊不似今宵霽色開應是楊公臨皓魄千秋重會郡金臺

前題　史如遷　邑人

何處光風拂面來相傳漢使夜登臺[illegible]濰水長流片月影萊山高獻萬年杯存心自問古今事翹首關西念幾回

前題　楊旻　邑人

東萊太守楊伯起起家　農光青史十年官至二千石不五馬長驅天子使苞苴穢濁感二東何人意氣薄長坐天子常懷股肱郡蒼生久慕循良風昌陽道上車馬叱晋接署中逢故友介嚴取與氷霜潔獨對神明自不苟故人相逢話舊遊豈因金重識荊州金辭人往千秋後留得荒臺土一　郎當日四知心似氷迄今百代凛風紀一揮清夜等微塵四世三公從此始異世風聞臭味真過臺不見臺上人月明北海形如在顯遊共先生共古今

前題　劉育木

風靜雲空霽色開東來舊有郝金臺冰輪乍湧香生桂玉鏡初圓彩奪梅人我誰能逃藻鑑莫謾言夜暮無明鑒月滿關西土一堆

前題　周來部邑令

作吏今來凛四知凭欄極目欲神馳蟾光爭似初晴潔清節能無暮夜私終古冰心同皓魄千秋黙首仰風姿登臨想慕情難盡遺愛空瞻羊祜碑

仙園異筆　党丕祿邑令

一官匏繫笑忙忙攬勝山蹤石阜陽詩就風霜驚句
古書彎壽月引鋒長王喬飛舄非無術盧老還丹信
有方自念有羞勾漏令空遺酒債與詩狂

前題　劉青杰　邑令

仙筆題園園亦仙仙園仙去跡茫然空餘鸚鵡樓中
鶴誰識桃花洞裡天漠漠雲霞傳異蹟淒淒風雨憶
前賢蓬壺海外人何處徒令村童話昔年

前題　周來部　邑令

蹟在名園異絕倫雲烟飛舞脫凡塵不磨休羨古

筆入化如傳張旭神誰向石中求脉望應疑瓜救有
龍賓留題欲使將軍悟房琯當年是後身

前題　　魏養本　邑人

勝國風物迥塵緣應是人間別一天欝欝怪松依翠
嶂璘璘古碣映晴川書傳白字瓜爲筆詩隱緑苔石
作箋遙接隴頭凝暮靄疑乘紫氣度飛仙

孫廟奇槐　　党丕祿　邑令

奇枝夭矯駕雙龍應有神工造化逕皴老曾沾秦漢
雨根深飽歷海天風當年事業驚諸國此日爐烟福

二東莫道屠龍皆幻說即留一木倘奇雄

前題次韻　李肇林　邑人

千年奇樹屹雙龍鱗甲皴皴肉自通揷地似應連島嶼蟠空漫欲傲霜風壯猷已邁先秦上祠廟還巍瀚海東歲歲鄆人香火遠寧徒冢魏遜豪雄

前題　劉育杰　邑令

高榦扶疎越樣奇屠龍猶想舊兵師一時韜略傳青史千載風霜老碧枝恍似長蛇交擊處愧同新柳漫披離當時休怪憐才少留取英靈草木知

前題　周來郃　邑令

功成當日此分封猶有雙槐覆蔭濃事業漫嗟蟻穴夢枝柯直似宋宮龍雲屯古殿櫳凉月聲入長廊繞梵鐘料是謀猷施未盡靈依草木示奇蹤

前題　陳之楓　邑人

古樹何年留異蹤森森露井儘槐封皮皴已與碑同篆餘屈豈惟人似龍羽盖排空蔭渤海靈根盤地負芙蓉深藏羨並群材植獨據紫垣第四重

前題　魏養本　邑人

廟貌巍然海色侵雙槐雄秀氣森森虬龍卧地蒼根老蜿蜒蟠空碧盖深七國巳驚奇出葉千秋猶見縱横心滄桑幾歷籌添屋惟有袍䡴真到今

弔逄萌　　唐汝廸　郡司馬

黄虞世遐邈箕頴風熄㓕中古待士賤豢驥雜群秣緑茲榮利場沉酣侵人骨雲霄未致身青紫志先隽蝸牛競升壁翻螘鈍者拙喪巳鮮色懃胡叟暇顧臣節國勢丁離披圜沙紛蕩折徃事尋覆轍掩卷欲流血北海有隱君清貞榮冰雪含貧非所猒獨恥效趨謁

擲梧不掉頭氣已偃湨渤遊學爼麟經大義皎日月
維時炎精晦龍戰重陰結姦雄巧簧鼓獻頌塞城闕
嗟嗟草□子美新丐容悅天地失其宰三綱頹然絕
朗鑒燭危機介石不終日挂冠東都門片帆遼海濶
戴盎哭于市蹤跡詎爲鷸中興斯□運預占妖氣豁
真主御宸極綱羅盡英傑豈乏天孫章堪補袞職缺
素心甘隱淪入山轉秘密大勞連小勞茹芝還採蕨
葆光真性適熏德善良徹聲價震寰宇徵書星火發
託耄罔識塗堅卧老岩穴鴻鵠摩秋旻虎豹安可紲

意氣薄雲臺標榜侈勳烈讖緯附霸圖伊誰稷與契
卷舒妙成筭應不愧明哲高風滌浮埃廉頑起懦劣
東漢尚節義清論懼纖䥫大廈雖垂顛支撐力猶竭
阿瞞恣睥睨至死且哽咽咼沸國祚綿忠憤見耿切
世教遡扶掊厥功疇云蔑千載臭味同遺像梓里揭
習俗方靡靡此意漸銷歇空谷喜足音勿漫疑孤潔

題四知祠　　　　　党丕祿　邑令

漢國山河盡冰操凜未休揮金輕五夜遺像重千秋
梁月留顏色簷霜寫素修高風不可㓕一夢識荆州

又

芳址微茫地蒼然潮宇深詩標人已去清白像遺今

汗簡光青史而表照夜金[illegible]多臨拜者銷盡不才心

[illegible]遷廟西大夫子[illegible]碑　劉育杰　邑令

蒼蒼山之松勁節傲冰冬雖甚比似者懷古想茲處

宏農有伯起萬古傳夫子稱清白開至今尚不冺

某年守東萊便道過楊覆故人令昌邑昔荐懷金求

拔金贈太守殷勤謝故交夢夜調無人何樹四知誰

太守獨精絕[illegible]直見天在上知鬼神[illegible]覗食當[illegible][illegible]

天地本無私為我洗[illegible]僉都不受猶冷夜深時
夜冷矢霜節堪走心[illegible]一念[illegible]芬芳[illegible]古
越今幾百載浩氣仍如在荒祠[illegible]存遺愛[illegible]東岱
我來令海東穆然仰高風風高太守祠碑久閒泯史
殘缺成三四徒見其詩[illegible]點舊碑文類皆不成字
恭某思修補勿忍同古蹟作詩志不忘愧我詩不古
關西有從子千秋一片情吟成十二韻枝上月三更

[illegible]四知臺 [illegible] 薛瑄撰

人間無處不天公都笑黃金鑄夜中千載四知臺上

過馬頭猶自起清風

四知臺　劉欲[illegible]　邑人

舊蹤荒茫草木深四知臺下動幽吟夜金當日能多
少傳取芳名邁古今

四知臺　高嵩　縣丞

關西正氣滿東萊古蹟仍餘土一坏皓月年年明千
夜清風歲歲起高臺斷碑殘闕留紅淚荒礎遺清館
綠苔莫怪遺基多枳棘而今還恐古人來

四知臺　陳之楓　邑人

傍城小築傲層岑一久登臨尚古心應使人間無黑
夜何曾眼底有黃金寶鑑洗拂秋天淨月色晴鑽道
氣深繚繞清風臺下起透入圖袖到如今

遇仙園次劉長生韻　于作霖 邑人

歷歷仙蹤豎眼中殘碑曾伴昔時松塵沙半掩新秋
月巒黛還描舊曉峯爲念詩成應泣鬼旋驚筆落憶
生風古人句滿期爲令惆悵山河意不窮

遇仙園　陳祖賓 邑人

古園半畝將軍地疑接仙人海上山丁鶴欲飄荒圃

爻臨龍不透埜塘顏徑穿羽展色凝碧草拂飈論生
愛開三素雲歸何處岫碑中蝌蚪自斑斕

梳洗樓　　王如瞻　邑人

風雨何年對曉妝閒雲淡月古臺荒花紅野渚臙脂
冷草綠晴洲翠帶長黃土無情埋粉黛朱樓有恨鎖
衣裳灘波日夜東流去寒匯淒迷下數行

又

荒阡斜日冷孤州此地猶傳梳洗樓眉黛綠沉汀柳
瘖口脂紅褪渚蓮愁雨飄古庵傾珠箔雲散亭皐見

古郡一自美人成夢幻妝臺零落幾千秋

梳洗臺　陳之楓 邑人

河堪骨月兩參商小立層堆眺故鄉髮挽碧空雲出岫面迎春曉露流香岸沙巴障歸寧路野卉猶添嬌姿粧臺上幾番梳洗罷客都依舊隱蒼茫

謁崇聖寺　陳　文 邑令

芙蓉舊說多風景梵剎流傳亦有年海島通靈千派透沙門列嶂萬峯連可憐棟宇非前代尚有頭陀結宿綠秋老風高遊子去何人再為念西天

謁王母宮　　　羅　瓚　邑人

提兵當日過凉州百二山河寄壯遊王母宮前空雨雪漢皇祠後自春秋天臨朔漠崆峒逈路遶終南涇渭流棟宇巃嵸青鳥至瑶池擬在海西頭

孫子廟　　　高　嵩　縣丞

孫廟蒼蒼靄暮烟令人遥思漢唐先蕭森松栢朱門外層叠山川碧檻前七國奇功五萬竈一生神策十三篇英靈海外今何在俎豆猶然到玉筵

題西岩　　　崔　瓚　邑人

世外風流愛小山絳盧高著翠微間天台佳氣春常在閬苑浮雲晝自閒檻外松烟偏靄靄枝頭鳥語故關關明朝柱史朝楓陛野老思君何日還

石臼山　陳之楓　邑人

曾從石臼一經過環臼芊芊覆綠莎藥滓漉淋埋水曲杵聲斷續響山阿常言浮世影皆幻未必長生訣盡訛寄語仙姑春歇後肯留餘粒慰蹉蛇

遊峽山　孫蒙　邑人

山頭幾度杖藜行異境天開畫不成地勢長灘分[illegible]

去雨飛煙岫看雲生蹊林牛掩仙祠秀怪石横唯古
洞清踏破薜蘿爻絶頂岩花含笑自相迎

臥虎山　　魏養本　邑人

臥虎何龍嵸瑶樞吐氣雄石穿留漢鏃玉立憶秦宫
月暈千巖影松生萬壑風老僧卓錫在應自與空空

紅崖渡　　孫爾周　邑人

夾岸霜楓一色秋紅崖古渡與漁舟人煙直斷桃花
寺野草平沉梳洗楼不盡天風吹遠浦無邊落葉下
中流停橈欲問龍且事暮靄寒飛兩岸浮

予游陂　陳祖實　邑人

何日高賢滯此鄉艷傳别野煥池塘魚噴水浪連書潤風捲蓮心爽墨香曾何絃歌敦魯邑還留文學淑郡陽蹟湮奕世名難滅蔓草荒煙自久長

濰決有感　李肇林　邑人

我生良非地濰河居上游漂溺如有待食息覩蜉蝣蔽業苦難務年年慮在秋胡爲五月中霪雨肆虐發二麥半場野耳生滿穗頭鋤禾草不死蔓引一何稠千錢傭一工難供無厭求棄之惜前勞弗棄力不贍

艱苦萬不辭將來冀有收誰堙河伯怒驪淚若[illegible]

隄散黃濤影湍漩綠草滿登城望我私茫茫付一流

徒存砥柱樹僅見漁巾邨居民乘危豕為巢讓拙鳩

丁男多水立未耳餘木浮妻子席擎雨不殊麑與麀

連屋成漂沫巖城寄泛漚勢闊人民恐聲吹鬼神愁

陰氣籠餘漲風濤怒未休對衆長太息悲語共啾啾

縱然全性命饑寒誰代謀常恐雪霜至委作溝中骸

[illegible]濰漲[illegible]　陳之楙　邑人

濰水來瑯邪齧我青石足怒波挾秋濤樹杪飛白玉

日暮争海嶠浪滚雲天緑古岸碧煙起物物受慘酷
蒼茫晚渡愁不辨小溪曲

寇警城守辛丑十月棲霞于七作亂　党丕祿 邑令

相逢樽酒話連牀坐卧城頭待漏央慚説胸中兵擬范欣傳閫外技穿楊遊魂今已危朝露刁斗還須警夜霜自是聖明能戡亂肯教赤子日奔忙

辭金臺　陳祖實 邑人

氣爽天晴別有春辭金臺臺上草蓁蓁野花盡觧楊公

意擬立東風不着塵

桃皐　魏養本　邑人

十里晴堤簇綠霞春風紅雨落桃花漁郎莫問武陵路別是仙源第一家

鈴鐺溝　陳祖實　邑人

生就石鈴一竅通人工從不敵天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音似寛袞曲又被浪吹別調中

題齊烈婦墓碑　劉元才　邑人

欽哉年少女一死植綱常貞烈千秋永姓名萬古香

繡癡番女史血淚入湘篁閒步西山下賦詩欲斷腸

壬午殉難紳士又祠　　東之楓　邑人

書生換甲汎城頭危卵猶望旦夕留力竭未能完趙璧恩褒郤許伏吳鈎只知大義生難昧常揭忠魂死未休一日烝嘗千古事香烟靄靄歷春秋

